

年

卷

期

第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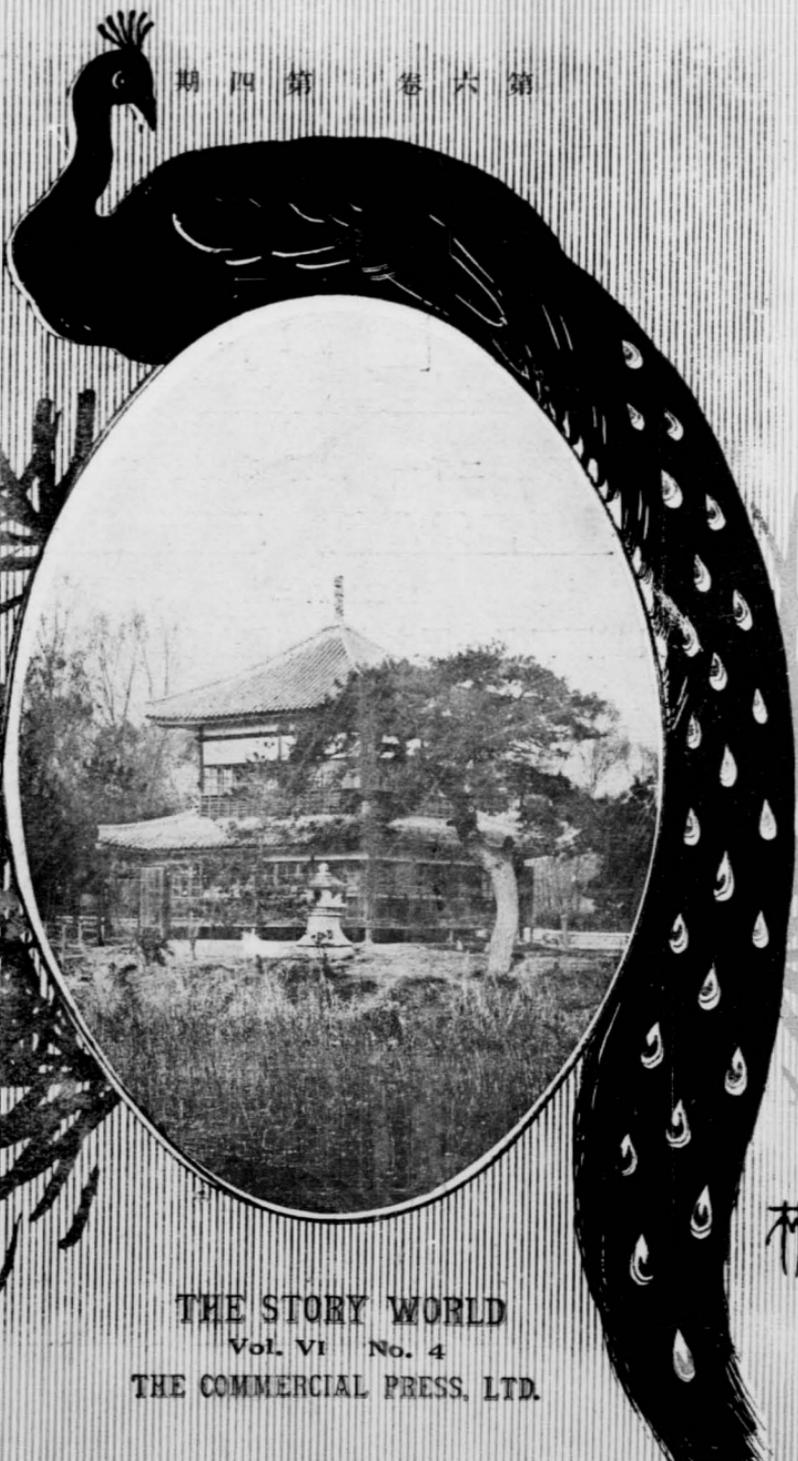
4

第

小 說 世 田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 六 卷 第 四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林

THE STORY WORLD
Vol. VI No. 4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空前未有的出版物！

應用最廣的參考書！

第一回

中國年鑑

洋裝一厚冊 二千一百餘頁 布面金字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五月底截止

郵費國內二角

凡為國民於一國之事務不能無所知，但國家之政務浩繁，決非人民於短時間所可熟習。本館有鑒於此，乃有中國年鑑之編，分門別類，廣事搜羅，都三百萬言，統計一門逾全書三分之二。手此一編，則於國家事務，瞭如指掌，洵出版界空前鉅作也。

◀ 本書總目 ▶

土地	憲法	人口	國會	官制	司法
海軍	財政	外交	陸軍	鹽務	貨幣
銀行	鐵路	電政	郵政	航務	航空
治水及築港	農業	林業	漁牧	礦業	
工業	商會	公司	外國貿易	度量衡	
教育	宗教	二十年來中國大事記			
	(附錄)	世界之部			

[編校人]

阮湘	李希賢
吳秉鈞	何崧齡
余祥森	范壽康
唐敬臬	徐壽齡
陳掖神	章于天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松 古 鶴 鶴
景之冷荒其狀鳥宿天寒畫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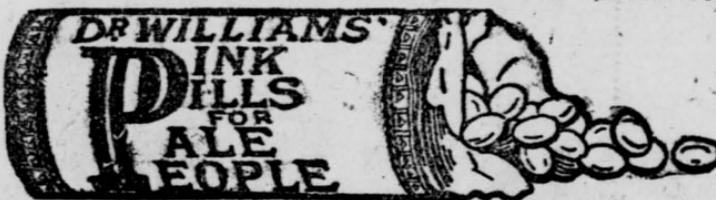
陳君喜出望外

陳君鏡庭係漢口玉興硃丹廠經理也彼曾喜出望外因其夫人產生肥白男兒之故茲特將原函錄左鄙人因先天不足言狀駐銅年餘日夜辛勞弱傷精食欠旺於民國戊午春間親赴貴州銅仁辦運各貨沿途經過凶灘惡水受盡辛苦請西醫診治仍未痊可甚至面黃枯瘦飲食減少是年冬因往漢口總商會走訪敵友林君少芬談及病狀渠云鄙人實係用心過度腦筋疲困所致須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一月之內即可全愈當即走至怡園後面老德記藥房購就一打服不多天自覺身體強健面貌轉為光潤而惡疾從此滅矣至今三載未曾發過一次且身體強壯超過往昔於去年臘月二十六日內子會



宗傳後之聖藥也鄙人竟能一舉兩得其樂如何感此大恩愧無以報特附呈小照一片仰醫功貴藥房本報以便證實書此鳴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士其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小書奉送

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奉一本可也分文不取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鑽 錫

無 我

一年初冬的夜裏，西北風吹得非常緊急。碧珠獨自行在街上。走到一座高樓的門口，伊露出一種欲進不進的神氣，最後鼓着全身的勇氣，站在鐵門的橫欄上把電鈴按了兩下。這時走出一個氣焰燻人的僕人，把伊上下打量了一遍道：「你是找誰的？」碧珠靦顏道：「請問我叔父可在家？」我們這公館裏人多得很，你不說張不說李，我知誰是你叔叔。」就是黃巨洲……」這時僕人兇兇的道：「你是那裏來這個貧女，敢在這裏糊說，這北京城誰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黃大人，怎樣會有你這樣個窮姪女，我看你早點請走，不必在這裏自尋無趣吧……」這時走出一個老僕，把伊望了望向那僕人道：「周二

你替他回回吧，這確是二房裏的小姐。」伊受了周二一頓搶白，幾乎哭了出來，聽了老僕這幾句話，膽氣一壯，纔慢慢走進來了。周二也勉勉強強上房回去了——這時老僕向伊道：「你是碧姑還是翠姑，我一時倒認不清了。伊經老僕一問有如見了親人一般，一腔委屈都寄與兩行清淚！硬着喉道：「我是碧珠，翠姊姊在家侍候母親吃藥呢。」怎麼二太太又病了——本來他老人家那過得了這清苦的日子。唉！都是二老爺死壞了，也怪二太太過於忠厚，照說當日分家就是二房無子，你門母女也當多少分點。本來現在的時代，又有什麼公理……」說着不由老淚縱橫——這時周二滿面譏諷的神氣走了出來。

電燈燦燦，爐火熊熊，黃太太戴了一架老光眼，手裏拿着一本善書，對着燈光在看。對面一張活動椅上，坐了個十四五歲的姑娘，在那織手工——呀的一聲周二推門把碧珠引進來了。伊忙向黃太太黃小姐兩人深深的行了一個禮，黃太太望着伊搖了搖頭道：「你們怎麼愈混愈不成樣子了，今天要不是你叔叔不在家，加以我家浣秋想看看你，你這花子式的人，想進我的房恐怕不易。哼來作什麼……想又是你那沒志氣的娘，派你哭窮來了……」

這時碧珠淚盈盈的道：「不是的……母親病了，姐姐叫我來求嬸娘救救急的。」黃太太冷笑道：「別人女兒總有幾分女兒氣，不像你們姊妹，學着你母親一張厚面皮，開口找人借，閉口求人救，要知道現在這種經濟時代，人人都是自顧不及……現在你既來了，我也不能叫你空手出去，多的沒有……這裏三塊錢拿去，從此却不可再來了，小心撞見你叔父却沒好的給你。」碧珠聽了這番教訓，又愧又恨，有心不接這三塊錢，想想母親病在

牀上——伊這種可憐的神情，忽動了浣秋小姐一時的慈悲，因向黃太太道：「母親當我多看兩回電影，再給伊幾元吧！」於是黃太太把三元洋錢放在牀裏，從袋裏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給伊，伊接過來又行了兩個禮道：「謝謝嬸同姐姐。」但浣秋急道：「你萬一在道上遇見我，千萬不可這樣叫，要被我的朋友們聽見，可要難為情死了。」

碧珠出了黃家大門，暗自嘆道：「唉！窮人究竟有什麼罪呢——五塊錢就這樣大的威風，推而至於五百，五千，五萬，當又如何——姐姐常常禱告要上帝給他一個聰明的腦子。我明天要求上帝使我作天下第一個富人……」伊只顧低着頭想，忽覺一樣東西撞了伊一下，回頭一看乃是一個婦人拿一把雨傘從身旁走過。「呀！下雨了，我怎麼沒聽見雨聲呢？哦，溫暖的屋裏，那裏覺得寒，又那裏聽見雨——這時伊不由脚下一步步的加緊，伊握着五元鈔票的那隻手，也就隨着加緊，「呷泥裏

亮亮的是什麼！伊忙跑了兩步，用手拿了起來，哈哈原來是一隻鑽鐲，伊又喜又怕的放在袋裏，伊想：『父親死時，母親一隻鑽戒賣了二百多元，這隻鐲頭真不知要值多少了，我們拿去賣了，明天請個好醫生給母親治病，候母親好了，我們姊妹也可以入學念書了，嬌母嬌母我五元賣給你的辱罵也有贖回之期了。』碧珠怎的這時纔回來，直要把我急死了。伊抬頭只見已經來到自己門口，翠娜凍紅了臉在那立着呢。伊一手拖着翠娜往裏面跑，口裏不住說道：『好了——好了我們有錢了。翠娜急道：『小聲些，母親纔睡了。』說着二人進房，伊忙從懷裏把鑽鐲放在棹上道：『你看什麼？』翠娜忿然道：『完了——完了，你跑到那做賊去了，這是誰的東西，快點替我還去……古人說：『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碧妹呀！惡傷可治，惡名不可清……』碧珠急道：『你這人不問清爽，就派別人做賊，你看這上面泥還在呢，明明是在道上拾得的。』說着又拖着翠娜往外走道：『快去：

……我們快去賣了給母親治病。』但翠娜仍舊皺着眉道：『你究竟見着叔婦沒有……』伊纔氣忿忿的掏出那張五元的鈔票，又把他們對待的情形述了一番，翠娜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人情本如此，我們祇怨自己命不好……』碧珠天真的笑道：『姐姐也不好，沒有愁，有了也是愁，現在不眼見就好了嗎？』翠娜強笑道：『真的是，我都愁糊塗了，你快去換衣服，吃飯，我明天一早去賣這東西。』說着把那鐲子放在身邊——碧珠吃完了飯，心裏愈想愈高興，一歪身倒在牀上，不到半點鐘早到那黑甜鄉尋樂去了——翠娜呢——對着個微明的燈光，仍舊在那一針一針作伊的夜工；伊的思潮也在那一繞一繞的縈迴：『我小時候出去看燈，落了一根金線子，回來母親并沒說我，我反哭了一場，後來外祖母買了一根來，說是替我找着了，我纔快活——人同此心，我想這落鐲頭的人，無論他多闊綽，心裏一定不會好受的，萬一本入記不清，落在街上，或者還要連累用人——母親現在睡

得很好，明天病症或者可以減輕，這五塊錢也還可以支持幾天，十件繡活明天送去，可支得幾元——碧珠仍叫

伊去織布廠作工，每天究竟多點收入——金錢是人力能換的，人格是……」這時忽聽碧珠夢中叫道：「五塊錢

還你……哼，我們也有今天……」翠娜嘆道：「碧妹碧妹受自己嬌娘幾句當面的辱罵，算得什麼，你以為無人知道的事，那正是不能作的，不可洗刷的污點呢！等到母親好了，我再給你一個覺悟，現在那有空同你講道理喲！」直到鐘鳴二下翠娜纔自就枕。

繡貨店王老板，還沒起身，小徒弟跑進來道：「外面黃大姑送活來了。」老板奶奶道：「這丫頭的手真成了活機器了，幾天功夫難道他十樣針線都做成了嗎？你倒要細細的考究考究，粗的地方需要扣錢。王老板口裏答應着，披上棉袍，就往外走——王老板本知翠娜的活很精細，但受了他奶奶的指揮，那敢不有意尋錯，在翠娜的活上打個九五扣呢？翠娜身出名門，替人做做針線已經

二十四分難為情，又那好意去同他們爭吵，所以只好由他去扣了。

碧珠這天被姐姐逼着，一早跑到織布廠，坐在機上織布，伊的心也正如那個梭一般，跑來跑去忽而覺得那落東西的人找來了，忽而覺得自己同姐姐都穿得很好，在學校念書了，想到害怕的時候，幾乎哭了出來。想到得意的時候，又幾乎笑了出來。若非昨天翠娜再三叮嚀，伊早把這件得意的事，告訴幾個要好的同伴了——下午六點鐘伊抱着滿腹希望，跑回家去。一進門只見翠娜在爐旁給母親煮粥，望望伊臉上的神氣，好像比每天更憂愁，不由叫道：「姐姐給母親請醫生沒有，那東西賣了多少錢……」「唉！妹妹你不必空歡喜，原來那東西是假的……」「誰說……你必是受人騙了……」「我又沒賣，誰來騙我……」這時碧珠露出失望的神情癡癡立在爐旁。

汪小姐自從失了這支鑽鐲，心裏萬分不悅，母親說

「你還有比這更好的，落了算什麼。」姐姐說：「明天我照樣買隻來送你。」但伊終不滿意，因為那是華強新從法國給伊寄來的，伊對於這東西的失落，更引起了迷信的觀念。伊想：「莫非我同強中間有什麼變故嗎？唉！總不是好兆頭呵……廣告登了一個多星期，仍舊沒有消息，當店、金店，也都問了，究竟還有什麼希望呢……本來世上有幾個正人君子。」這天正自悶悶的拿了本小說坐在屋裏，忽聽小鸞叫道：「小姐，錫子有了——錫子有了……」抬頭只見小鸞引了個十八九歲整潔可愛的女子立在面前。這時那女子已從懷裏掏出一樣東西，汪小姐還沒接過手，早已歡喜得跳起來了。汪太太少奶奶小鸞的報告，也都過來了——於是大家又高興，又稱贊翠娜貧而不苟。汪太太忙叫小鸞到帳房去支一百元來謝伊，伊忙攔着道：「太太小姐不必謝我，我倒要謝謝太太小姐……自從舍妹拾得這錫子，我心裏時時不安，倘若太太小姐不把這事登在廣告上面，恐怕這東西在我

那裏一天，我心一天不安，現在物歸其主，我心裏說不出的高興……至於金錢那是我萬萬不能受的。」說着向汪太太們行了個禮道：「改天再來看望諸位。」汪太太見伊爲人正直言語大方，不由發出一種愛憐的心，忙一把握着伊道：「得罪得罪，我們小看你，快坐下，我們大家談談吧——哦！原來黃怡萱先生就是你的祖父，這一說我們還是世交呢！唉！可憐千金之軀，那受得了這貧寒之苦……」晚上汪惟仁回來，太太小姐把這事告訴他，他驚道：「黃怡萱的孫女，竟會落到這個地步……」太太你不知道，這黃怡萱對於我家還很有恩惠呢……當日父親在山西被誣，不是怡萱一句話，恐怕性命難保，現在無意相遇，也許是上帝給我一個報恩的機會，他家人口既然不多，我家又有的是空屋，可叫馨兒去同那姑娘說，搬在我們這裏來住，那兩個姑娘既很伶俐，叫他同馨兒一塊念書，也可造就兩個人才。

一張油漆剝落的方桌上，放着兩樣小菜，一位老太

太坐在牀邊上，兩面坐着兩個姑娘，這時忽聽一陣扣門聲，左邊那姑娘忙放下筷子開門去了，「姐姐有人找你」，只見一位時裝姑娘，隨着伊進來了——穿了件玫瑰紫的長袍，圍了一條淡藍色的圍巾。進門指着翠娜道：「快理東西……快理東西……」母親叫我接你們搬到我們那去呢……前天我給你的信收到了嗎？」「收到了，只是萍水相逢，那好意思相累呢！」這時老人問道：「翠兒這就是你昨天說的那位汪小姐吧？」汪馨忙向老太太行禮道：「伯母失敬。」碧珠望望客人，望望姐姐，有如作夢一般，最後跑到外屋聖像面前，跪哭道：「主呀！我知道我的錯誤了。」汪小姐一面自己幫助翠娜理東西，一面叫汽車夫進來，搬運不到三個鐘頭，早把母女三人搬到汪宅去了。

汪宅花園裏，綠陰四拂，成一芳蹊。樹下疏疏的排着幾張籐椅。一對青年男女，步着月色，從一道小橋上走了下來，坐在一張椅上，少年道：「翠妹，此情此景，你能永憶不忘嗎？」今晚風景真是美不可言。」「翠妹，你能愛此景而兼愛景中人嗎？」……能愛此人而尤其去年今日之請嗎？」翠娜默然——這時多情的月姊，忽垂其障面之紗。汪堅遽低頭親其高傲之吻——「哈哈三弟，祝你成功。」更有一對少年男女，穿林而出——你道是誰，正是蜜月中的汪馨小姐，向文學士華強。於是四人肩談笑，直向那籐蔓密生的小亭去了。離亭不到十步，只聽裏面拍掌叫道：「他們來了。他們一聽，就知道是碧珠同華超，走進亭去，只見華超帶着假鬚，二人正在唱戲玩呢！這時月光，目光，都注射在汪馨小姐，那隻鑽鐲上。」

(完)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烟

用腦力者。不可不吸大長城香烟。以其功能清神思醒疲倦也。

內有獎券

可換贈品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請 聲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COLGATE'S

絲帶牌牙膏

質優氣香護牙妙品常用
 可使永無牙患潔白健全
 愛護齒牙者請即購用

上海四川路一百卅五號
 噠厘洋行總經理
 天津信中公分經理



美國
 珂路公司製造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金礦似的大樓

小園

北京西城有一條極寬闊的馬路，在馬路的盡處，有一座紅色白色相間的大樓，是兩分淳泥的磚，八分磨光的石築成的。

我每行到這又像城堡，又像王宮的大樓前邊，不由自己，便把頭昂起來；並且把眼鏡正一正，向那大樓的門，和一個一個的窗子望一望。望一望，也不過望見大樓的表面；那大樓的內容，是望不見的，祇好想像得之了。我若一定要領略大樓的內容，除了降志屈身去做他們的奴僕；否則，是沒有希望的。

我真卑鄙呀！一個大樓，也值得這樣的仰望，這樣的

羨慕？每日從這大樓下邊經過的，不知道有幾千人，幾萬人，或者是幾十萬人，那一個不對着牠，點頭啞嘴，表示仰望和羨慕的熱心哪！

自從這大樓成立後，全國學校，加增了二十五萬學生；各省垣客棧，加增了六七十萬旅客；土匪出沒的省分，綁票的案件，加增了數千起。這大樓的魔力，够多麼大呀！有一天，我又從這大樓前邊經過，祇見門前，橫着豎着，擺列着許多的汽車，真有千八百輛。平日在馬路上，橫眉努目，叱罵行人的馬車，全部退讓不遑。躲到半里以外的地方，苟延殘喘去了。

有些個豪奴健僕，在那汽車陣中，有來來往往的，有東張西望的，有高聲喚人的，有幾個湊在一起閒談的，有獨自一個，蹣跚着腳，倚着石柱，發怔的。有仰臥在汽車上，吸呂宋煙的，有用一雙腳，登在接腳板上，和小販打落的。

(註一) 這些人的服色，更是種種不同，那是不遑細述的了。

馬路兩旁，汽車早擺滿了；豈但馬路兩旁，就是馬路中心，汽車也插嚴了。車馬通行，那是絕不成的了；惟有單行人，在汽車陣中，曲曲折折的，或者可以勉強通過。

我身旁不知道經過多少汽車。不是是我從無數的汽車旁邊經過。那汽車頭上，全有一塊極精美的狼皮坐褥。再隔着玻璃窗，向車裏一看，那些車圍子，全是貂皮和水獺皮的，也有灰鼠的；但不過幾輛而已，極少極少。

我謹謹慎慎的，循着曲折的汽車陣的小路，向前行走。我的心裏，却不住的思索：這大樓，究竟是做甚麼用的呢？住宅麼？旅館麼？全不甚像啊！平日總是清靜的，今天怎

麼忽然熱鬧起來了呢？莫非是汽車賽會麼？那纔是笑話呢！我很想向那些汽車夫，不向那些司機的老爺們打聽，但是一看見老爺們的面孔，我那想打聽的勇氣，便消滅淨盡了。

有一個像大人樣子的老爺。從那高樓的玻璃門裏，轉了出來，立在最高的石塔上，不住的用手帕在他那青白的臉上擦汗。他一邊擦着汗，一邊氣竭聲嘶的嚷道：

「哥兒們！讓出一條道來呀！總裁和總長的車來的時候，從那裏走啊？」

我聽了，以為這些汽車，一定要移動起來。過了一會兒，却是毫無動靜。我乘這個當兒，一步挪不了三寸，然也挪過幾步來了。我回頭望望，那位像大人樣子的老爺，還在台階上立着呢。他又嚷道：

「王大人宅裏的管家！王大人宅裏的管家！」

他嚷了兩聲，我聽西南角上有人答言。那位像大人樣子的老爺又接着嚷道：

「王大人叫您到B旅館去，取二百兩黑的來！越快越好！」

我也不懂甚麼叫黑的，取二百兩黑的，也不知有甚麼用處。這是我心裏的話，可是不由自己，就說出來了。然而聲音決不大，聲音雖不大，已經被我身後一位警爺聽到耳裏去了。他對我倒是很親切的，他先用手在我肩

上拍了一下子，然後說道：「甚麼黑的黃的咧，我勸你少說話！若是有事，趕緊去辦事！若是沒事，趕緊去回府！大冷的天，何苦在這裏受清風呢？我們是官差，不由自己，不能不當這份碎催。」（註二）你老先生，何必呀！很文明的人，何苦在這兒裏螺絲呢！

（註三）撞碎了您的眼鏡，賠不起您的，可是您要是碰了人家的汽車，您總得賠人家，您聽我說的有理沒理？」

像這位警爺，可謂盡職；對於我，更算是特別的親切。最奇怪的，是那幾位司機的老爺們，也不是怎麼商議的，聽了警爺的一大套話，立刻轟然大笑。這全是老實話，有

甚麼可笑的呢？

我向那位警爺謝了一聲，剛要往前走，忽聽着有人說道：

「每人一塊五！」

這個人說完了，便有許多人，接連着說：「一塊五，一塊五。」又一個人說：「前門領匪子，（註四）後門領錢。」他們說的這些話，我可實在不懂。過了多日。我和朋友一打聽，纔知道是僕從的飯錢，每人一圓五角啊！

我的臉，被北風吹得都疼了；兩隻腳，也麻木了；可是旋轉了半天，始終也沒逃出汽車陣去。我又聽見兩位司機老爺談起來了。

「今天有蘭芳嗎？」

「怎麼沒有，楊小樓、余叔岩，全有，北京的頭路名角滿到。」

「今天這一夜，要用多少錢哪？可了不得！」

「蘭芳、余叔岩兩個人，就是三千六。」

「全合在一起，恐怕兩萬也不夠開發的呀！」

「這些錢誰出啊？」

「各銀行均攤。」

「銀行真是闊買賣呀！請一回客，就是好幾萬。」

「他們爲商量借款，若是借款成立，那一家銀行，不賺

十萬八萬的呀？均攤幾萬塊錢請客，算得了甚麼呀？」

「既是爲借款，何必請這麼些個客呀？」

「其實專爲請新財政總長，可是坐汽車的，全都不能

不請，這裏面很有關係呢！」

是的！不能進這個大樓的門，就不用想坐汽車。」

「是極！是極！你看那幾個坐馬車的，今天進了這個大

樓，再過幾天你看他一定換了汽車啦！」

「真闊呀！這纔是闊呢！北京的闊人，大概今天全到齊

了罷？」

「自然是到齊啦。這個大樓，就如同金礦一般，誰看見

金礦不親熱呀？」

我祇顧聽他們談金礦，天上飛起雪星來，我全不覺

得。後來我眼鏡上的雪，受了我眼睛的熱化成水；又被寒

風一吹結成冰；立時眼前甚麼也看不見了。我這纔驚醒

過來。於是把眼鏡擦一擦，忙着要向前走；可是我的腦中，

還沒忘那金礦似的大樓。這大樓，究竟是做甚麼用的呢？

飯店麼？戲園子麼？俱樂部麼？全不像啊！那麼，是甚麼呢？我

到了此時，滿腔的好奇心，簡直的遏止不住了；那司機老

爺們的面孔，雖然可怕，也顧不得了。於是蓄足了勇氣，向

我身旁汽車上的一位老爺點點頭，然後問道：

「借光！我借問一聲！這大樓，不是戲園子罷？」

那位老爺，翻着眼睛，向我看了一眼：「甚麼？戲園子！

這麼闊的戲園子……」

他說到此處，卻止住不言語了。我望着他，心想他休

息一會兒，一定是接着說的；可是過了一會兒他還是不

言語。此刻雪星飛得越急了，已經攪雜着雪片降下來了。

我不能等待，實在不能等待，祇得再問他一句，把他提醒：

「啊！這不是戲園子啊！」

「銀行公會就是各銀行的公會！」

他說完了，帶着很不耐煩的樣子，掉過臉去了。我知
道我問得太討厭了，我應當向他道聲「抱歉」纔是。然不
必多禮了，若再多禮，更討厭了。他本來沒有答復我的義
務，他能很簡潔的向我說了「銀行公會」並且加一番
解釋，說是「各銀行的公會」他待我不是已經很親切
了嗎？這也是我的幸運，凡是我遇見的人，全是很親切的。
我既問明白了，可快走罷。我一邊走着，一邊想剛纔
經歷的事，口中不住的說道：

「金礦似的大樓！——銀行公會！」

我走出汽車陣，約有七八丈以外了。馬路上的雪，已
經鋪勻了，暮氣和寒氣，一時比一時加重。但是我不怕冷，
除了臉和手，凍得有些難過，然也不是不能忍耐；所以我
在着馬路上，仍然是走得很自在，不像旁人那樣的狂顛
飛跑。我偶然一抬頭，見那鋪滿白雪的路旁，有黑糊糊的

一羣人。

人叢中間，有一個穿着破衣服的鄉下婦人，約有四
十多歲，亂蓬蓬的頭髮，堆滿了一頭；腳底下穿着兩隻破
鞋，一隻是毡子的，一隻是裕的。在背上揹着一個兩三歲
的小女孩兒，手裏牽着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兒。她的面
前，有一個巡警向她問話，她却仰着頭看天，一聲也不言
語。

她那乾澀慘澹的眼睛，流出淚來了。因為一隻手牽
着孩子，一隻手托着背上的孩子，騰不出手來拭淚，所以
滿臉的淚，順着鼻子的兩旁，一直的流到嘴裏；及至流到
嘴裏以後，纔配合一半涎沫，一同唾出來。

那背上的孩子，把臉伏在她的脖頸上睡着了，那隆
起的小腰上，却歇着一寸多厚的白雪。手中牽着的孩子，
在雪中立着，一動也不動，祇用兩隻小眼睛，望着母親的
臉。在她身後還藏着兩個孩子，一個約十歲左右，一個約
七八歲。他們的臉上，帶着不負責任的樣子，不住的向那

金礦似的大樓望着，彷彿是看熱鬧的一般。

我看了這種景象，不由得起了同情心。湊到人羣裏一打聽，原來這個婦人是京東的人，因為家中遇着凶年，帶着孩子們，來到北京尋她的丈夫，尋了兩三天，也沒尋着；可是錢已經用完了，連住火房子（註五）的錢全沒有了；所以巡警要把她們帶到貧民棲留所去。

我聽了，不由得長歎了一聲；又向巡警的臉上，望了一望。正在這個當兒，忽見兩輛特別寬大，特別華麗的汽車，在大雪中，飛跑而來；並且嗚嗚的不住的狂吼。衆人一聽便一齊回頭，望那兩輛汽車；那車上坐着的大人，也隔着玻璃窗，向我們看了一看；但是一轉眼，已經馳過，向那金礦似的大樓去了。

我向那鄉下婦人望了一望，又低下頭望一望牽着的那個孩子，我歎了一口氣說道：

「唉！暮途窮！」

我用手向懷裏摸我的錢袋，偏偏一文錢也沒有了。

我又回過頭去一望，祇見那金礦似的大樓，巍然立於風雪之中，那樓頂上的國旗，嘩啦啦，嘩啦啦，被風吹得亂響；那樓中的鑼鼓絃管的聲音，也悠悠揚揚的，送到我耳中來了。

（完）

（註一）看貨，問價，可是始終不買，叫做打落。（落讀作勞，去聲。）

（註二）凡是到處張羅，包攬雜事的下等人，全叫做碎催。

（註三）裏螺螄，就是搗亂的意思。

（註四）北京地方，凡是辦喪事喜事，以及請客，來賓帶來的男僕和車夫，均由主人給飯錢。匪子，就是領飯錢的執據。

（註五）火房子，就是貧民旅店。乞丐，及無家的苦工，到了冬天，全住在這種旅店裏。因其有火爐子，可以取暖，所以叫火房子。取價極廉。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四 Realism 的主張 (下)

現在又來研究其次的描寫上方法態度的問題。這

個問題，更可分爲二種來看，即是表現的形式和作者的主觀。從表現的形式方面說，現實主義文學主張排斥技巧。從作者身上說，主張作者的主觀完全地不可現在作品裏。即是所謂無主觀純粹客觀的說法。本來文學既已經是描寫人生之真，事物的本來面目，當然不許再有什麼文字上的裝飾，文字愈往鋪張方面走，人生之真愈加得不到。可是要一點裝飾也沒有，一點虛偽也沒有地將事物赤裸裸描寫出來，最先必要的，便是不可不正確地觀察想描寫的對象。以這個觀察爲基礎，然後才能達到

真的表現。福勞貝爾曾經教弟子莫泊三學觀察的練習，說：

「不要依傍什麼，凡是你想表現出來的事物，長思熟考之後，非達到在這件事物裏，尋出從來也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注意過的 something 來不可。無論什麼事物，總有還未被穿鑿的一面。其原因乃是因爲我們是以前人對於這件事物抱的思想的記憶，作爲唯一之助力，而活動我們的眼力。無論什麼無聊的事象，其中總還有沒有知道的一面。我們就非把這一面穿出來不可。燃着的火。野原的樹木，當着我們描牠的時候，我們對着這個火或者這些樹木對面站着，一直非到我們已看出

牠和其他的火，其他的樹木有相違之點來不可。我們要像這樣做法，才成得了獨創的。」

他這種論調，不外是說明出觀測的重要，此外他還說：

「其次，世界中無論何處，絕對沒有相同的兩粒砂，兩匹蠅，兩隻手，或兩個鼻。知道了這個真理的人，就許能夠在二三文章裏正確地表現一個人或一件事。就許能知道用如何的方法，才可以使同種類的事物彼此區別出來。」

上面所說，便是所謂福勞貝爾的單一語論了。更詳細加以解釋，即是譬如有一個A，表現A的動作的動詞，僅僅只有一個，有個B，則現出B的名詞，也只有一個。他這種論調，不必待說便是和無技巧，排技巧的主張一脈相通的。

現在又來說作者主觀的問題。這個問題，較前稍為複雜。由理論上說，便是福勞貝爾所說：「藝術家的心理

能不要是不可測度的廣泛，而其最深之底，又不能不要是天邊的星屑都可照見，如透明的海水一般。」或者「藝術品和作者完全無共通。」批評家特勒 H. A. Taine (1828-1893) 也說：「極意於自然的再現，應使作者的個人性一切潛形。」郭果爾說：「表現於作物上時，就是極些小的事情，而在實世界却儘有含有重要意味的事件。將這種事件描寫出來，便是我們的藝術了。」三人所論，都是主張沒主觀排理想純重客觀的說法。

最明白主張這個態度的，要算左拉。他曾主張謂藝術家從事製作，應該像科學家從事於實驗時的態度一樣。他原來狼受了 Claude Bernard 的「實驗醫學研究緒論」的影響曾作了「實驗小說論」(Le Roman Experimental 1880)「自然派小說家」(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 1881) 兩書，公之於世，其中主張便是上文所說一切。像科學家一樣尊重實驗的態度，不待說即明明是純客觀的態度。可是左拉所謂把人放在一種環

牠和其他的火，其他的樹木有相違之點來不可。我們要像這樣做法，才成得了獨創的。」

說：他這種論調，不外是說明出觀測的重要，此外他還

「其次，世界中無論何處，絕對沒有相同的兩粒砂，兩匹蠅，兩隻手，或兩個鼻。知道了這個真理的人，就許能夠在二三文章裏正確地表現一個人或一件事。就許能知道用如何的方法，才可以使同種類的事物彼此區別出來。」

上面所說，便是所謂福勞貝爾的單一語論了。更詳細加以解釋，即是譬如有一個A，表現A的動作的動詞，僅僅只有一個，有個B，則現出B的名詞，也只有一個。他這種論調，不必待說便是和無技巧，排技巧的主張一脈相通的。

現在又來說作者主觀的問題。這個問題，較前稍為複雜。由理論上說，便是福勞貝爾所說：「藝術家的心理

能不要是不可測度的廣泛，而其最深之底，又不能不要是天邊的星屑都可照見，如透明的海水一般。」或者「藝術品和作者完全無共通。」批評家特勒 H. A. Taine

(1828-1893) 也說：「極意於自然的再現，應使作者的

個人性一切潛形。」郭果爾說：「表現於作物上時，就是極些小的事情，而在實世界却儘有含有重要意味的事件。將這種事件描寫出來，便是我們的藝術了。」三人所論，都是主張沒主觀排理想純重客觀的說法。

最明白主張這個態度的，要算左拉。他曾主張謂藝術家從事製作，應該像科學家從事於實驗時的態度一樣。他原來狼受了 Claude Bernard 的「實驗醫學研究緒論」的影響曾作了「實驗小說論」(Le Roman Experimental 1880)「自然派小說家」(Les Romaneurs Naturalistes 1881) 兩書，公之於世，其中主張便是上文所說一切。像科學家一樣尊重實驗的態度，不待說即明明是純客觀的態度。可是左拉所謂把人放在一種環

境裏而實驗由這種環境生出來的行爲的實驗所，結局除了在作者的頭中而外，更不會在別處。因此這種實驗，結局仍可以由作者的頭腦左右。這樣一來，最初的客觀態度，結局因作者知識深淺，便有破壞之虞了。

更進一步來說，作者再是如何地不使自己的主觀活動，終久是做不到的事。只要感情存在着，一定會要活動起來的。因此只要一種客觀表現出來，一定也是作者的表現，即是個性的表現這種非難，就在純客觀的態度，沒主觀的主張裏，也是在所不免。那麼再是如何主張，沒主觀純客觀的態度，既是不能實現，不如退一步來借主觀的幫助，即是使描寫的對象映之於主觀之鏡裏，作者只須將現出來的印象統一起，表白出來就行。這種態度，即是和純客觀的態度相對而生的主觀插入態度。英國的批評家 M. Bearing，謂前者爲本來自然主義 Naturalism Proper，謂後者爲印象主義 Impressionism。印象派自然主義的主張，既是在統一再現由客觀得來

的印象，那麼，外界的客觀體的虛實，便不成問題了。由忠實於客觀的意欲遂一變而爲忠實於主觀的態度。繪畫上的印象主義，便是最能形容這種特色的標本。小說方面，大概要以莫泊三諸作爲其代表。他說：

「就是一位 Realist，只要是他是一個藝術家決不會拿人生平凡的照相給我們看。他一定要努力地供給我們以較之現實還要完全，還要緊張，還要痛切的人生之再現罷。什麼都說了出來，這是問題以外的事情。我們若是想描寫包圍着我們生活無限的，無意味的事件，那麼每日至少也得寫上一卷。因此在這裏我們不能不先加以選擇，——這種說法，由「全真理」看來，可謂第一打擊。

「並且在人生裏面並無所謂前景與遠景的區別。事件有時一瞬眼就過去了，也有時永遠地停滯着。藝術則恰好和這個相反對。已經行過了的事件，率直地將他整理起來，用結構的方法，將本質的事件，置之於強度的

光裏，其他一切便和這個事件重要的地方相比例一一施以輕描，於此，特種的真理之確實觀念便生了出來。所謂藝術，便是用能够生出這種確實觀念的先見和努力而得出來的。

「真理」在這種作品裏，完全的幻影，隨着事實普遍的論理而生出來時，便存在着。照着事實本來的連續描寫起來時，決不會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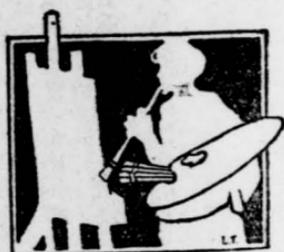
「因此之故，高級的 Realist 無甯應該稱自己爲幻影主義者。這便是我的結論了。」

「由我們各人自己看來，真理既是在牠自身的心裏，牠自身的機關裏存在着，那麼，相信實在世界這種說法，實係小兒之見。我們的耳目，味覺嗅覺，差不多要創造和世界人數相等的各別的真理……」

他這種主張，和左拉完全反對。可是在比較常人約一倍以上官能銳敏的莫泊三，無甯說是當然應有的主張。

由以上看來，兩者之間，方法態度上自是各異其途，然而都想把握着人生之真這一點，兩者却都是一致的。莫泊三只依賴着自己的官能，忠實於自己的幻影。可是比莫泊三還要重現印象的龔古爾兄弟却又主張神經的利那的表現。又德國詩人 Arno Holz (1863-) 極端地重視印象，致墮於朦朧晦澀。但雖是有這種種的不同，而藝術家想描寫出來的東西，却並不是自己任意的主觀，仍然還是盡力地要求現實。因此之故，本來自然主義和印象派自然主義兩者之差異，決不是偏於客觀，偏於主觀的不同，乃是描寫的方法態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不同。想描寫的題材，其客觀的現實，人生之真這一點兩者互相一致。只是描寫的方法態度上，一方面是解剖的智識。一方面是官能的表现而已。前者可謂之科學的，後者可謂之藝術的。

(第四節完)



老教師

夏孟剛

星期日，在街上閒逛，漸漸走出城外，覺得口中奇渴，兩腿發酸，想找一個休息地方。恰好見沿着城牆有一家小茶館，房簷上挂了幾個帶紅尾巴的小木牌兒，寫着：「毛尖」「香片」等茶葉的名字，門口還貼了一張黃紙書道：

今 本館特請

楊市隱

開講

三國志

晚 風雨無阻

我笑了一笑，踱進門口，見是一大間廠房，有許多白木長條桌凳，東西擺着，靜悄悄的，卻沒什麼人。一個肩膀上搭着抹布的伙計過來招呼，泡了茶來，涮過杯，倒出一碗黃澄澄香噴噴的飄着茉莉花的茶，喝了幾口，倒別有風味。隨便四面望望，見牆壁上貼滿了花花綠綠的畫圖廣告，不過居然有一張白紙，寫着「五四紀念，勿忘國恥。」這足以表明社會的進步了。但願他們別拿牠也做一件裝飾品啊！

我又看見靠裏邊有一個小櫃台，上頭放着一個大葫蘆，大概是賣酒的幌子。又有一扇小門，想是通後間了。

一個小孩子，正俯在櫃台上很專心很沈靜的寫什麼。我猜着是記賬，後來瞧着又不像，遂湊上去看，倒出了我意料之外，原來是做文呢。旁邊有一本鈔好的，隨手翻了一翻，雖是短短的篇幅，而文筆却很通暢，也難爲他了。我便問道：「你在學堂念書嗎？」他道：「不，我爸爸教我比學堂好。」我道：「你爸爸是……？」他接着道：「是這兒的掌櫃的呀。」他又低頭忙着寫了。我沈吟着一個小茶館的掌櫃的，居然能教出這樣的孩子，一定是很可以的了。到處都有出色的人啊！

在我退回原位不大工夫，自裏間走出一位老者，年有五六十歲，身體很魁偉，面貌極和霽，而又含着嚴肅的威儀。手裏揉着兩個核桃，（京中老人喜揉胡桃或鐵丸，云能調和血脈。）慢慢走到小孩身邊，問道：「做得了嗎？」小孩笑道：「您來的正是時候，剛好鈔完。」那老者就戴上眼鏡來看，一面嘴裏批評道：「畧有進步了！但是這個『國恥說』的題目，做的人太多，意思大致相同。能够特別

發揮的很少，左不是說權利喪失，無理要求爲可恥。然而還可進一步說呢。文明的精神，比不上人家，尤其可恥！你想我國的文藝，美術，科學，那一樣趕的上歐美？人家日有發展，我們不過偷人家一點剩貨，尙且自以爲新的，實際裏舊的，不堪了！這樣的情形，可羞不可羞！可怕不可怕！大概作文的法子，用意要新穎深刻才好。故而古人說：「語不驚人死不休。」然而所謂驚人的，並非造作荒唐不經之辭，指那別人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罷了。

我聽見老者的話，恍如教室聽教師講國文一樣，不覺肅然起敬。剛巧那老者一回頭見我獨自在那坐着，就點頭道：「您來了嗎？」（按此爲京人普通問訊話。）那時我好奇心甚熾，極想知道這老者是怎樣的人。便特地站起和他殷勤，那老者亦鬚髯明白我的意思，即走出櫃台，坐在我旁邊椅子上，我們便談起來咧。

我笑着問道：「我賦您不是買賣地兒人吧？」京人稱商人爲買賣地兒。他又笑道：「您的眼力真強！連我

早就忘了我是幹嗎來的啦！不瞞您說，我從前當過二十年的小學教習呢。」我喫驚道：「二十年，真是老資格了！怎麼又改行啦？」他嘆氣道：「說什麼改行，反正全是人幹的職業啊！說起話長着呢。」我釘着道：「您要不嫌麻煩，何妨告訴我聽呢？」老者道：「您倒喜歡談天，正合我的脾氣，咱們慢慢的聊吧。」（京話說爲聊。）

老者便叫道：「牛兒，燙一壺酒來！」那孩子遂燙一壺白乾，（即高粱。）有兩碟花生仁，鐵蠶豆下酒。笑嘻嘻的送來，說道：「爸爸，您可別喝醉啦！晚上說書，三國志又差在水滸上去咧。」老者笑而不答。他先倒了一杯給我道：「天真冷，喝一點就暖和啦。不是您要聽我的舊話嗎？我先要問您，您知道有一個九城小學嗎？」我道：「怎不知道呢。那是有名的呀！」他道：「那裏有個教習，從開辦起就進去，叫作楊志育的就是我呀。」我道：「你是楊先生麼？真失敬了！」他詫異道：「我這無名的教習，您怎曉得的？」我道：「您太客氣了。我有兩個兄弟，是您的學生。國文

在小學生是打根基的時候，何等重要！您教的國文，我是放心的。看您改卷子的得法，我就注意您這位好教習了。他用一把小梳子，梳着短短的鬍子，微笑着道：「您太誇讚我了。但是我不肯躡躡人家的孩子啊！」

他連灌兩杯酒下肚，精神更激昂了。拍着桌子道：

「您許明白，小學教習是最難的，一羣天真爛漫的兒童，儘是好鬧好頑，要教他們肯專心念書；而且又不可過於拘束他們活潑的性質，這就很費一番心血啦。我一禮拜擔任三十點鐘的功課，還要批改課卷，簡直這個身子一會兒都閒不住。您想這樣苦工，我竟當了二十年，真算有忍耐性了！」我亦表示同情道：「可够您受的了！」他接着道：「雖然是這般說，但是小學教育，亦自有一種莊嚴而高尚的樂趣。咱們假如明瞭負擔的責任，若何重大！咱們還敢怠惰嗎？」我道：「小學教師，清高固然清高，而清苦也清苦極了！」

他更興奮着道：「唉！清苦——能得到那清苦的代

價也好了！而那小小的薪水，尙是靠不住呢。不錯，他們欠着也有充足的理由啊！咱們沒權沒勢去掠奪，誰憐咱們的困苦呢？唉！他們不知道國家的基本教育——國民小學校要是停頓了；這種精神文化的損失，恐怕不是數目字所能計算的了！而那時教育界，還有一種現象，我很抱悲觀的。即是教育當局，任意更動職教員呀。他們不問此人才不才，而只顧一味的援引私人。就拿咱們學校說，一年內就換了幾個校長，而教職員也跟着搗亂咧。我以為教育事業，應當穩健而沈靜的向前進行。常常紛擾，絕非幸福。而辦學的精神，萬不能一貫到底了。學生的學業，就不免受了散漫的影響。況且所換的人物，大都新進，經驗缺乏，更是茫然着胡來了！咱們那新來的校長，是個暴躁性兒的孩子。真的，他那種無涵養的樣兒，確是孩子脾氣啊！

「我很看不起他，他也嫌我老腐敗啦。實在的，我有一點覺得我是老不中用了！我想這個學校，已經耗了我二

十年的心血，我真不願再親眼見敗壞於孺子之手。我於是忍着痛辭職不幹了。」我突然道：「可惜！可惜！」他凄然道：「真是可惜！然而我所惜的，是與我這二十年相依相戀的學校別離了。那消磨我歲月的講台，和使我愛悅的學生，我從此不能見了！這是多麼令我淒戀的事情！當我出校之時，那些敬愛我的學生，特地開了一個送別會。唱着迴腸蕩氣的歌兒，惹了我不少的熱淚。他們那種依依不捨的景象，我現想起還難過呢。我離開學校，心裏很不得勁。有時不知不覺的走到舊日學校門口，徘徊瞻顧，不忍即去。聽見從裏頭飄出兒童柔媚的歌聲，我便癡癡的站住，宛如喝醉了一般。我不怕您笑話，我那時有一個熱烈的衝動，渴望着跑進學校去，見見我那可愛的學生的小蘋果頰，用手撫摩着我那老朋友的腦袋——講台的桌面。然而我畢竟無那勇氣，獨自頹喪着回家去了。」

「我辭職之後，生計問題，是非常艱難。一個窮教師有什麼積蓄呢。而一時又無相當的位置，生活幾陷於絕

地。就有一個茶館的主人，替我設法說：不如說書吧。至少可以不餓着啊。我念算卦說書，皆是讀書人救急的方法，不妨試一試看。我試了幾天，成績很好。我并不看卑了這種職業。當我在茶館說書時，我就如在學校講台上講書一樣。那班聽的人，亦與學生無甚分別。我心中想：我不過從學校教師，一變而為社會教師。我的教育目的更為擴大，我所負擔的責任更為沈重。我的興趣，因民衆的歡迎，而不象以前的淡薄了。」

「末了，我湊了點資本，獨自在這城外，設這個茶館。後面憑着崇高的城牆，前面是無際的田野，空氣的新鮮，日光的純潔，在在充滿了自然的美惠。來喝茶的全是小工負販之流，早晚羣聚於此，成了一個雛形的俱樂部。倒也是研究社會情形之最好所在了。晚上，我登台為他們講講小說故事。但是我并不單講那些神怪玩藝兒，俗劣的笑話；我要插入自己的意見，貫輸他們以普通的智識，世界的現形，他們覺得聞所未聞，津津有味。聽的人日見

其多，屋裏坐不下，窗戶外頭就站滿了。大家悄然肅立，側耳而聽，很有名人演說的盛狀。我得了他們忠誠的敬意與信仰，我至引為榮耀的……」

他正說到此處，忽然有一個人，推門進來。是工人打扮，年紀很輕，恭恭敬敬的走到老者面前，笑着問道：「您沒出門踹躑嗎？（踹躑即散步之意。）我想求您一件事，您這兒有本白話尺牘，借我看看成不成呀？」他點頭允許道：「喝！徐三你也要學着寫信麼？」徐三忸怩着道：「您別損我吧！（損即挖苦之意。）求人寫信不知多麼難啦。我既是在您處多認識幾個字，也打算動動筆桿兒，也是圖着省事啊。」他道：「不錯，什麼都不依賴人才好。——牛兒你把那白話尺牘借給徐三哥吧！」徐三拿着尺牘欣然而去。他嘆息道：「這一班失學的工人，真可憐！他們為生活所困，沒受過教育的恩惠。而他們却明白學問的好處，學起來比學校的學生還肯用心呢。就以徐三而說，認字不多，而熱心勤學。有不懂處，便來問難，現在日有進境

咧。」

此時陸續來了不少的茶客，大半是剛下工的工人。他們灰塵的衣裳，憔悴的臉色，是經過一天辛勞的標幟。他們不能到那五光十色的貴族遊藝的場中去尋快樂。他們只有聚幾個人，到這小茶館裏高聲談笑一回，亦足以稍舒他們的疲乏了。我想：老者要招呼客人，不便再纏繞他，遂有意會賬告辭。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道：「得啦，好

容易碰着城裏人，談會子心，這點小東道，您還不賞臉嗎？」我見他那誠懇的態度，也就道謝了。他送我到門外，然後問道：「您多怎有工夫來聽我的改良三國志呀？」說完一陣呵呵大笑。於是這個有二十年經驗的老教師，他那偉大的背影，隨即隱入那宣傳社會教育的小茶館中去了。

(完)

笑 話



父親的職業

卓 呆

某小學校教師。因為他擔任的一班生徒內，有成績極不好的。他生氣了。訓斥道。這種題目還不明白。可見你平日很不用功。像你這種人。將來在社會上還能做個什麼人。只好去做一個郵差。第二天。那生徒的父親來求見先生。說道。我本來做着郵差。既是先生已承認我兒子有郵差資格。那是也不用再在此念書了。

度曲須知

爲穆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敝館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全部四冊 定價八角

▲商務印書館謹啓

請來嘗我們的壹圓西菜

用極好的原料。在極衛生的廚房裏烹調。

我們的猪肉餛飩也很有名。爲全埠之冠。我們的糖菓。尤其特色。用來送禮。要比別人家的格外令人希奇重視。

肴 佳

上海南京路
第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告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感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製



翰



法國劇盜樊
德摩斯奇案

紅……鑽石

(續)

原名 Un Roi Prisonnier de Fantômas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

第六章 隔窗人影

元旦之晨。警察副總監裴嘉。平明奉召。位總署。受總監命。留辦要公。不得如常年此日之奔走上官衙署。慶祝新年。或接見僚屬親友。互致歡頌之辭。樂茲一日。悲恨之容。盎然在面。新春元旦。凡百有司。都休假散值。署空無人。總監安尼翁。黎明在署。與內務總長密晤良久。似有大故。裴嘉受命留治公之室。公文電信。來去紛如。由三五要人。祕密處理。裴嘉當日處理公務。承上啓下。措置裕如。更未有如今日之勞神棘手者。迨頭緒稍清。猶有所佇。欲歸不得。負手躑躅。斗室盤旋。偶見公案之上。銅盤承賀年謁疊。無俚中一一檢閱。數之。得三百十有八。謁。迴溯去歲今朝。得謁三百八十有四。曾以誇耀於

人。今年何以驟形滅絀。悲惱之際。頗恨人之吝投一謁。以爲有意簡慢。益深憤怒。但一念不來投謁之人。遮莫亦如我之受事牽羈。欲行不得。則不禁怒氣冰銷。因欲細檢盤中謁覘未來者之爲誰某。此着手檢查。忽有走卒。未及叩扉。匆匆遽入。報稱偵探褚佛。應召請見。裴嘉立應之曰。趣之入。趣之入。若皇迫不及待者然。走卒旋踵未久。導謁者趨而進。

褚佛之名鼎鼎。婦孺無不知其人者。執事警察總署有年。爲人剛毅不撓。俊鶴多才智。年逾不惑。而健武勝壯年。敏幹能事之名。遐邇共仰。署中每遇案事之詭詭難破。他探束手者。咸以屬之其人。褚亦能遇事不畏艱窘。從容探緝。卒能發隱破秘。人以是多之。年來迹捕劇賊樊德摩斯。雖大盜被捕復逃。終於無獲。而所犯各案卒一一破。衆益欽遲其人。官人亦優遇之。不與尋常偵探例。除委屬以案事外。出入衙署。唯渠意可。不限其按時詣署休散。尋常案事。他探所能了者。不以委褚。必有劇變大難發生。而後受召。

殆無無端召致之日。故每奉召。知必有故。而尤以元旦奉召爲異。既見裴嘉。裴背凭公案之椅。與接手爲禮。公案之上。猶張有煤汽燈。燈光黯淡無華。裴顧褚佛曰。我命召君。蓋以要故意者。君亦以元旦見召爲異。褚佛曰。信然。裴嘉曰。我心憂忡。實較訝異爲甚。君聞赫斯國王。變服微行而來巴黎之事乎。褚佛微頷其首。以二世之來。實緣「秘密人」一案。褚佛惡乎弗知。但其事未便舉告裴嘉。故隱默不申。裴嘉續言曰。君知其事。良佳。二世有外妾曰烏玉姬。在巴黎。其事至秘。時人十九無知者。君亦有所聞不。褚佛曰。聞之。裴嘉曰。玉姬猝殞。蓋句墜樓而死。句蓋自殺。句褚佛。句君省吾言乎。句玉姬非被戕也。褚佛以其言閃爍。驚變動容色。故作鎮靜之狀曰。既非被戕。究何如死。裴嘉曰。伊非被戕。實墜樓而死。時在昨宵除夕夜午三鐘。死時裴蝶二世。適在伊人寓樓。爲半夜之飲。……君省我詞意否。褚佛曰。某愚。深所不解。裴嘉恚曰。吾言至淺顯。云胡弗省。居。吾更語汝。昨夕夜半。裴蝶飲於玉姬寓樓。玉姬跳樓而

死。區官白鼎甲不問情由。竟冒昧拘囚二世。褚佛狂駭曰。區員何權。擅行逮捕鄰國君主。豈玉姬之殞。爲王所害。裴嘉曰。斯固我所欲知也。褚佛曰。委某往探其由歟。裴嘉曰。然。元旦召君。蓋爲個事。遂一一以警人呈報之言告褚佛。褚佛思有間。曰。一言以蔽之。裴蝶二世。微行而過巴黎。除夕之夜。飲於玉姬寓樓。玉姬跳窗墜樓而死。警士捕王。謂王所殺。王一不之承。且言室中。別有一漢子在。然此漢子。蹤影杳然。王言殆不可信。其明晨。句今日元旦之晨。區官釋王。送之返行轅。上官委某往探個事。究出之。玉姬自裁。抑王行兇所殺。然歟。否歟。裴嘉猛拍案曰。然哉。君真能手。於一霎間。撫取吾言而瞭然於案事。有如目擊。玉姬之死。究出之自裁。抑王者行兇而殺人。君言亦殊近理。唯是王者而遽行兇手自殺人。此理大不可解。行兇殺人。常事也。而以君臨一國者。何遽犯法而手自殺人。得毋駭人聽聞乎。苟有其事。將不免惹起國際上重大交涉。外交部獲訊。靡不蹙額。謂處理此事諸多棘手。吾人故主玉姬自裁之

說。王何爲躬自行兇而殺人。此理不可喻。玉姬之殞。決必失足墜樓而身死。毫無疑義。褚佛忍笑而應曰。不得伊人所由致死之情。自裁之說。礙難成立。裴嘉曰。君但往查伊人所由失足墜樓而死。足已。慎勿苛求。致多未便。言及此。如釋重負。復婉言曰。事變發生之所。在蒙梭街二百四十七號寓宅三層樓上。玉姬之居。往勘其地。詰其情於女關。知個事而能作證見。聞僅女關一人。既得其詳。歸作報告。立即將來。俾吾人據情轉達。而息外界浮言。否則事恐不可問也。褚佛欠身起曰。諾。我今往查。行及門闕。又返顧曰。上官請寬懷。必竭我力。使案情水落石出。罄折爲禮而出。裴嘉聆褚佛最後之言。愀然自語曰。水落石出。句天乎。個事何能澈底根究者。思有間。離室往晤安尼翁。以委褚探查斯案之情。觀陳毋遺。安尼翁坐聆裴嘉陳辭。冷酷一如常日。迨裴語既。失色而嘆曰。裴君。句毋乃爾之過歟。晨者召君詣署。曾以案事所牽涉之重且鉅。諄諄誦誠。請揀老成人。遵總長諭旨。指示蹊徑。密飭其人。遵道而行。庶早日

了結本案。言及此。裴嘉張吻欲辯。安尼翁曰。容我盡言。句我所告君者。自謂明晰無難解處。不虞君之遽以委諸褚佛。何故。裴嘉受譴。變色惶恐而應曰。某以委諸褚佛。以褚爲署中偵探之最爲敏幹者。褚佛探案之才。總監所洞悉。諒不句安尼翁嘆曰。褚佛之才。吾無間然。以理斯事。事無不白。君獨不思此案之不能求大白乎。據區員所呈報。案事而白。所牽涉困難也愈鉅。毋寧其終於不白也。裴君。裴君。斯案而屬之斯人。無乃爾之過歟。句安言及此。詘然而止。晚室門詰裴曰。門外得毋有人叩扉乎。又曰。進之一卒推門而入。手電信一通。上安尼翁。安受電剖閱。嘆曰。我法蘭西內務部員司。奚爲鄰國理若許事者。句我非若輩肚內蟲。何由知若輩事。而以是見詰。無乃大不近於人情。果瑣屑聞問。日亦不足已。……呼。句役夫。句我以何爲覆。覆若輩耶。……舉眸見裴嘉猶癡立未去。以電授之讀。電文曰。

赫斯國內閣。謹致電上大法蘭西內務總長。頃者敝國

疊拍電上敝國王裴蝶二世陛下。陛下方微服游幸貴國都邑。駐蹕巴黎宮前街宮園旅社。迄未一奉覆諭。舉國焦悚。敢祈貴內務總長。飭屬查明各電下落。迅予賜覆。實紉公誼。赫斯國內閣印。

安尼翁指電文句字。一一示裴嘉訖。怒言曰。各電下落。吾何由知。裴蝶二世自不覆電。我又何能爲者。……玉姬之死。二世悲惋之不暇。何有於電信。如爲所殺。則方謀所以飾罪文過之策。其他又何暇及。……綜之。電文之不覆。干我法蘭西內務部底事。而以見詰。總長睹此。將不知怒笑何似。事之惱人。有如此極。而君復以本案委之褚佛。糾紛困難。將不知伊於胡底也。裴君。裴君。憶取我言。拭目以觀其後。

方安尼翁怨對裴嘉。裴嘉鞅鞅不自聊之際。褚佛微笑而出衙署。遇街車。乘之往豪梭街。車中念受命探查之案。頗以主事者偏於自殺之說爲奇。案情未白。何由臆斷伊人

之死不出之於受害。天下事宜以公正爲允。惡能因畏紛難。輒武斷自便其私。自殺則自殺。被殺則被殺。務求真因。以爲歸束。詎甘阿諛上官。沉寃不雪。而自浼素行者。案事不以屬諸己則已。既以屬己。必廉得其情。澈底根究。庶弗自負以負人。矧二世微行遠來。蓋助己逮捕樊德摩斯。雖大盜漏網。而雲天厚誼。要不可忘。（見「祕密人」）如伊人之死。委係自裁。不妨據實呈覆上官。藉以爲報。否則罪有攸歸。執法以繩。愛莫能助。亦無可如何之事。車止寓屋前。褚佛詣閣者之室。見石媼。告以奉命前來查案之事。而語之曰。吾人姑勿亟亟於玉姬之死。但溯案未發生之先。有無迹兆。可資研究。以爲搜討之方。媼曾眼見王者拾級登樓。不。石媼交臂橫胸。以自身爲案中強有力之證見。狀頗自負。面警吏。故作謙容曰。否。老身未之見也。彼夕王來時。老身已臥息。夢中爲叩扉聲驚醒。爲拔關。王進。過我室前。但曰。霍華士大公。遂拾級上樓。霍華士大公者。王自託之名也。每來皆夜深。不及俟我問誰某。輒先自報姓名。已成

慣例。彼夕。老身未之見。褚佛曰。王隻身來耶。媼伸臂指天曰。天乎。人咸以是爲問。老身敢指天日爲誓。明王固單身來。如其不然。則兼進玉姬寓室時。見王。不見他人也。王非獨自一人來。又誰偕。褚佛曰。媼言過急。毋爲此亟亟也。今且叩媼。媼愨信王獨自一人來乎。媼噉應曰。愨信不移。褚佛曰。佳。除夕之夜。玉姬所佇者。果王一人乎。抑另約有人。媼知之不。媼曰。據老身所知。彼夕玉姬不他人佇。老身蓋聞之紫珈。玉姬告紫珈以所款約。此夕來。不聞另有他人也。而紫珈者。亦我寓客。爲女縫工。針神也。巧嫻抽紗刺繡藝術。伊人。好女子。言自可信。玉姬未言與他人約。亦必不他人佇。褚佛任媼率臆逕言。不稍沮止。良以查訪案情。其重要關節。大都得之旁人閒話贅語中。洎媼言既。褚佛乃曰。味媼之言。舍王而外。最後見玉姬者。厥爲紫珈。彼時玉姬所備媼。殆都歸去已。石媼曰。然。玉姬僅備一媼。曰許四。許媼彼夕約在夜午十一鐘。下樓過我道。晚安而去。紫珈面玉姬。則在半夜十一句三刻鐘。褚佛曰。善。紫珈爲最

後見玉姬之一人。容即往訪。諷詢種切。別有須叩媼者。變起之後。媼曾否啓放寓門。換言之。事變發生之後。有寓客外出不。石媼曰否。無人出也。褚佛曰。寓中舍媼引繩拔門之一門外。別無可以外出之門戶歟。石媼連聲稱否。謂無別門。褚佛曰。茲更叩媼一事。玉姬之居。聞有二梯。可通出入。一爲正梯。一爲便門之梯。備役人上下之用者。媼亦曾

否說事變發生之際。旁通便梯之門。確經鍵閉否。石媼夷猶有問曰。彼時確經鍵閉與否。未敢妄斷。平日。許媼每去必鍵門下扇鏹而後行。褚佛曰。當媼外出覓醫時。敞啓寓門而去耶。石媼愠見曰。否。否。老身司門禁最慎。決無疏忽。如先生之言者。矧彼夕曾未外出。老身之居。有德律風。延醫通報警察。一一自德律風傳達。未離寓屋。語時辭色至嚴。褚佛默付媼言。玉姬之居。除夕入者。僅二世一人也。旋問許四丁在寓不。石媼指壁上一鑰曰。許媼之鎖鑰在是。是媼鍵門離寓外出之表徵。今晨人已將玉姬遺骸去。許媼此際。或參與殮葬之儀。亦未可知。褚佛曰。玉姬

無親屬乎。媼曰。不之知。意或無有。褚佛欠身起。以石媼之言。力主除夕之夜。造訪玉姬者僅王一人。而王爲一國之主。何致有躬自殺人之事。是玉姬自殺之說。不無幾分可信。別無可詰。與辭而問紫珈之居所在。媼答以在院內右屋。第六層樓上。褚佛謝而出。石媼請託機運之劣。謂寓中已空二屋待賃。今益以此。損失不貲也。

褚佛別媼。遵所指告。直上第六層樓。覓紫珈之居。見門上標有「女成衣」字樣者。叩扉而問焉。紫珈出應。褚佛告以身爲偵探。奉命來查辦玉姬之案。請寬數分鐘之暇。有所諮詢。紫珈啓關導客入。褚佛見紫珈之居。雖不華麗。而窗明几潔。楚楚整齊。彩紙糊窗。盆花列供。籠鳥跳舞。如迎佳客。紫珈因褚佛之問。一一將除夕之夜與玉姬相見事。詳述無遺。頗有感於事變之慘。語時期微顫。褚佛聆畢而應之曰。據女士頃所陳辭。則所知於玉姬者。僅伊人彼夕矜候所歡。言外略露生活不甚愉快之意。然絕無愁苦而有願死之表示。此外別無所知乎。褚佛之爲此問。蓋覘

得紫珈談吐中似有茹詞不敢遽吐之隱。紫珈受詰微覺替亂。應曰否。兒別有所悉……語時狀至閃爍。褚佛故作漫不措意之容曰。所悉者何。旁顧窗牖而言曰。此間可望對屋三層樓內室。得無卽玉姬之居。紫珈應曰然。又曰。蓋以此句。褚佛佯作未聞。別叩曰。玉姬墜樓時。女士殆已安寢。是問若深中伊人衷曲。紫珈聆言立應曰否。其時兒適未睡。故不期而有所見。句褚佛故曰。女士乃有所見。所見者何。紫珈默默片晌。已而曰。所見殊恍惚。弗敢自信。故亦未以語人。事至飄忽。似真似幻。一霎遽逝。其時兒以飲茶過多漫無睡意。因倚窗夜眺。念及玉姬所言。遐想伊人身世。不期舉眸望伊居室。見室內燈光大明。意所懂已來……褚佛見伊忽中輟不言。婉應之曰。嗣此何如。紫珈曰。後此兒見有人塞外室窗幔。窗扉陡啓。同時見有漢子持玉姬。玉姬力撐拒。緘默不聲。一霎間其人捉玉姬擲之窗外。對字燈光。猝忽熄滅。不復有所睹。褚佛曰。女士將毋立發聲喚人。紫珈曰。當時驚震失常。罔知所措。初欲下樓。奔救

玉姬。匆匆披扉逕出。比扶梯拾級欲下。陡念彼人行兇。奔往或將殃及己身。遂止不前。隱隱似聞門扉開闔聲。立奔還室。已而聞院中有聲。繼之以石媪高聲問所以。又聞媪趨而過庭。事變發生至迅。一霎如電光過眼。俄頃便逝。警士旋至。兒所知盡斯而已。褚佛聆伊人言。既曰。據女士云云。玉姬之死。蓋爲人所戕。紫珈曰。玉姬非自墜樓。而爲人所擲。兒目擊其事。褚佛曰。所謂「人」者誰歟。玉姬之居。除夕之夜。舍王外。無第二人。豈其人卽王邪。紫珈微聳雙肩。不對。褚佛又曰。女士識王乎。紫珈曰。識之。王曾購兒花紗多種。兒於門半啓處。張望識王顏。褚佛曰。女士見兇人。辨否。卽王。紫珈沉吟半晌。始應曰。兒見未真。不敢必其人之是王或非王。所關甚鉅。未便信口亂道。故隱祕及今。不以告人。褚佛曰。女士所謂見之未真者。意何指。紫珈曰。指殺玉姬者。不敢必其是王或非王也。褚佛曰。善。但玉姬之必爲人所殺。女士所目擊。殆無疑義。紫珈曰。然。且其人願修軀幹與王相彷彿。褚佛夷猶曰。如其人非王……語未竟

而止。旋易辭曰。所最弗解。女士何以祕所見而不以告人。關涉甚鉅。固也。獨不念所繫於案情者絕偉乎。徵女士言。曠又省玉姬之死。非出之自殺而爲人所殺耶。案非自裁。有同謀殺。可信不疑。紫珈曰然。但殺人者。如其非王。兇又誰屬。如其是王。則案事。句不其更棘手。斯兇所遲疑不敢以告人者也。褚佛曰。斯又何當猶疑者。如王爲殺人之兇。則殺人者死。律有專條。絕不緣王而寬其罰。若兇人非王。亦務繫其人。歸案懲辦。焉用游疑而不敢以告。句語及此。忽詢紫珈曰。女士未嘗以語石姐邪。紫珈曰未也。媼爲人素。句素有長舌之號。語時淺笑。忍俊不禁。褚佛欠身起曰。女士畏彼媼多言敗事乎。實則以宣言爲佳。以女士所見。可從而斷案之出於謀殺。我固望此情。能爲衆知也。女士儘言。絕無有礙。我歸當以所聞於女士者。稟告上官。據我箇人之私。箇案不難破也。女士儘言所以有利無害。而所以有利無害之故。褚佛不以告紫珈。心中未嘗不念官人之意。頗欲含糊草草了案。免惹動國際間重大交涉。紫珈

之言而外傳。真情一洩。於案事探訪。不無幾分順利。而欲草草了結則難已。案情真象。何宜久祕。謀殺之事。應使世衆知之。阿諛上官。而致冤沉弗雪。於理焉得謂平。我行吾心之所安。官人必不以我力事求真而罪我。思際。辭紫珈而出。赴佑兒寨警署。默計爲時已晚。當以明日來檢查玉姬之居。或別有所得。

褚佛去後。紫珈以時迴想所告褚佛之言。頗用不安。除夕之夜。所見隔窗人影。彷彿似裴蝶二世。玉姬之死。果否王所戕。所未敢定。而以所告褚佛之言思之。不啻指實王爲殺人之兇。深悔多言。或且緣是惹動偉大之紛難。則所言竟是爆發品之燃動點。設褚佛因之以入王於罪。而事涉誣妄者。將何以自解。思之重思之。入夕。輾轉莫安枕席。寤興而後。日影橫窗。念褚佛囑已儘以所見語諸人。擬利用石姐之多言。廣爲傳播。遂下樓覓媼。詣媼室。室空無人。門掩未鎖。見壁上鐘。正指午前九句鐘。意媼上樓。往各寓客

之居。司掃除。因立梯廊。揚聲頻頻呼石媼。梯次下一漢子。臂挽巨筐。盛待浣之衣。襲疊。洗衣店傭也。聞紫珈呼聲。婉應之曰。姑娘。覓石姥邪。伊在六層樓上。我取謝先生衫件時。遇伊梯級之中。紫珈謝其人。步還媼居。小坐以待。有間。不見媼來。枯坐無俚。思臨街閒眺自遣。比離媼室。步及穹門。瞥見牆壁之下。遺有布縷一團。哂曰。個漢子蠢蠢。有所遺而不自覺。拾而視之。婦人相服也。持以返石媼之居。置相於案。忽有所見。玉顏劇變。若觸蛇蝎。惶駭不自勝。扶椅背而立。喃喃呼天不止……

第七章 假皇帝

王恕我。將惱人之消息。上達宸聰。語者爲外交部參贊。執禮至恭。王者輦臥絲絨巨椅。微應曰。惱人之言何指。參贊疑王者善忘。謹肅而對曰。聞王將命駕往觀巴黎春賽。似有未便。王者縮首如龜。項肩枕倚椅靠。絨枕承首。坐處復背光。幾莫辨顏容。聆言詰曰。何云未便。對曰。大總統車駕。將於今日赴巴家台博物院。(Musée de Bagatelle) 行

三百尊像開幕禮。斯行。先此未有所聞。殆臨時發生者。故部中未有佈告。王如詣布蘿弱林苑。觀賽馬。將不期而與大總統車駕邂逅於中途。故以爲未便。王者唯唯。參贊曰。此來蓋以是報王。王曰。語既寂寂。不復有言。宮園旅社赫斯國王接待室內。非主賓二人相對者。幾不知有人焉。已爾。參贊曰。王無所見。諭歎。王曰。否。語后又默默。久之。參贊頗不耐。然又莫可如何。有間。王忽詢曰。君究誰某。參贊異焉。對曰。康迪雅子爵。外交部頭等參贊。王曰。謝汝。參贊曰。王如無他論。請辭。王大笑曰。嘻。幾忘之已……已而莊顏曰。然。君可去已。康迪雅退行及門。爲禮而去。

范駝取承首絨墊。擲之。跳而起。雙手插袋。狂步室內。大嘖曰。此倉不行。我悶欲死。絮絮繁辭。亦有盡時耶……康迪雅子爵。句頭等參贊。句果一日三遷者。外交官。句公使。句欽差大臣。不難致也。言時蹙額微思。步近一几。啓几上菸盒。取東方名烟一支。燃之。狂吸。忽淺哂曰。陛下。句王。句王。句陛下。句類此尊稱。聆之耳癢。素所未習者。肉且爲麻。我

生何嘗夢想有此。乃自昨及今。人咸以是稱我。歷一朝夕。垂二十四句鐘矣。人之以是尊我。不似故作揶揄。顧又何耶。我生爲大共和國國民。身在大共和國國都之內。何得有此皇室尊稱。息息蕩漾我耳鼓。胡爲而以是尊稱加諸我。我願能安之耶。陛下。陛下。我今日固九五之尊也。雖行似夢。而人之視我。卽我自視。固儼然君王也。君王之味。蓋亦爾爾。思際往返行室內。俄憑窗外瞰。俯臨宮前街街上遊人。攘往熙來。默付人咸以我爲二世。二世究焉往。我又何爲久居此。二世久不歸。我願能久羈是間歟。自訟不已。初。范駝之離警署而被送詣宮園旅社也。社人導之入裴蝶二世之室。禮遇之如大賓。范駝猶以爲來承二世之召。意二世懼於除夕之變。不便面官人。又以一去。慮范駝有李代桃僵之虞。故竭能以拯之。出警人之圍。受繫未久。警人禮而送之歸。此來。二世或有面告之事。因枯坐以守候。顧久久不見二世來。初猶漫不以爲意。想二世終必來也。乃久而久之。目睹社人所以待遇己身。恭而且敬。直不以

爲王之友好。而事之如王。范駝驚訝。又復以爲趣絕。苟在常日。不難立語社人。辯白若曹誤解。但一默度環境。於勢又有所不能。玉姬之死。於己固無關涉。惟未面王。明所以以自白後。所涉嫌疑。殊無以解官人之惑。矧王旣畫策出己於警吏之圍。亦必有以自脫於案事。凡此種種。或二世有妙算在乎其中。率臆自逞。而不顧王。慮或有所不利於二世者。毋寧安默以覘變。惟是旅社之人。獨無一識王者乎。苟其識之。魚目固不可以久混珠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進室之初。社役之誤以其人爲王者。每進白事。巧值范駝坐隱僻處。而來者執禮至恭。面貴客。未嘗敢平視。以是能相安。范駝亦機警。能隨勢應變。殆無有疑之者。及后。范駝虛心。每有叩扉者。故故立陰翳處以自隱。息息惴憂慮。設或有瞰破之者。而敗王事。念王白日不出。或當以夜深來。遂力自矜持。以待王至。天下事之難。莫難於作僞。愈欲人之不疑。而人疑愈甚。則其應付也愈難。故歷時未幾。已感四周荆棘。欲罷不能之苦。聞中未嘗不欲藉故外逸。

苦於無機可乘。日昨下午。渺渺遐思之際。社役忽趨白車。駕已備。范駝初不虞其有此。頗用徬徨。車胡爲乎來。此身何往。茫不之知。惟寓客無令。社人何爲爲備車乘。殆王夙昔所命也。此身果外出。或有圖遁之機。則亦安之。立攫大衣。加諸身。非以禦寒也。除夕之夜。以晚禮服赴譙。匆匆逾夕。無衣更換。時方下午四句鐘。御晚禮服而出。殊動人目。因藉大墜。自爲掩飾。引大墜之領。高豎。加冠。下覆眉際。縮頰。匿衣領中。露眼鼻於外。下樓及廳事。暗中覷得廳內警探多人。大注意於己身。比踐社門之闕。見門外停華麗車輛多乘。知出行不免爲警探所監視。非徒無益。或且債事。立返步登樓。藉詞遣車去。不顧社役之腹誹也。竟亦相安。直至夜深。而王終不至。無計得出。倦憊已極。懨懨鍵門。固扇鑄。和衣偃臥絨榻之上。不欲擾動王衾枕。天明。睡醒。頭疼欲裂。蓋連夕未獲安眠所致。搜之室中。得綢帕毛巾之屬於衣廚內。漬冷水以裹頭顱。腦痛漸已。而以巾帕裹顱。可以遮掩顏面。不啻花樣翻新之面具。遂仍之不去。攬

鏡自照。以爲得計。泊康迪雅詣謁。復坐隱僻陰黯處。以見客。若病顱力疾而禮客然者。康去。立窗前開眺。念二世胡猶不來。又以康之言。得免於觀賽爲幸。巴黎春賽。大觀也。以王者之尊。臨場觀賽。其情必較常人迥殊。尤其以中途停車。邂逅大總統。受大總統異國君主之待遇。爲趣絕。然行至險。故以不去爲宜。閒眺既久。頗覺無俚。覓過內室。室中佈置若書齋。書案之上。置有宮園旅社揭單。單上列項目疊疊。綜計其數。尙須付以佛郎四千。范駝默付。爲日不及一星期。耗費直恁劇鉅。於王固不啻九牛之一毛。而我今日。社人以王者待我。又值須付款之期。我身何來若許錢。文付社人。單來不付。又何以爲王者之尊。兀不難煞我也麼哥。有間。忽自笑。事物非我所用。礙難責我以償。我至多付以昨日一餐飯。宵來一樽水酒。今日兩嫩煮蛋之值耳。此外何有於我哉。思際。聞架上鈴響。立取耳機以聽。則旅社客廳執事。報以銀行有人請見。取進止。范駝色喜。亟應之曰。趣之登樓。愉然若釋重負。謂事有湊巧。其人蓋天

遣之來也。

客面范駝。容貌至恭謹。盛服而來。語期期然若不勝其榮幸者。曰。外臣爲國家銀行帳務股專任員。奉副行長命。面王稟報帳務事。副行長以抱病。未克來親謁。用遣外臣代。乞王恕不恭。……范駝竊喜。意長日與二世接洽款項帳務者。必副行長。幸其人以疾弗克來。來人似非識王者。不然。又不免露破綻矣。思際。見其人自文書夾中出賬單票冊之屬。絮絮談帳項。范駝惛然不知所以。綜所述。則可知者二世猶有巨項銀錢存行中。囑清算而將之。來客以所持上范駝。范駝欲受。陡念苟受者。異日遭事變。則人不僅控已冒充王。或且律以「詐欺取財罪」。殊干未便。同時億及旅社賬單事。故作騷蹇之容。曰。阿堵仍將去。余無所用。疊疊爲取案上單據與客。曰。且付此。客恭謹受命。范駝作態送客。且曰。厚給社人以酒錢。客敬諾而退。

銀行客既去。旅社小僮抱報紙雜誌如束筍。以上范駝。范

駝坐安樂椅上。取報觀覽。怒詬曰。鼠輩蠢蠢。奈何盡以德文報紙上我。我豈真赫斯國王耶。一字之不識。疊疊衆多。無益也。方欲撒鈴鳴社人。購取京報。有侍者推門入。范駝睨侍者。問故。其人讜肅而對曰。巴紫珈女士。勾范駝楞楞曰。胡爲乎來。……心中則念伊又誰邪。侍者曰。據言應召來。范駝知不可拒。故作諧辭曰。彼妹固美而豔者乎。侍者不敢對。伺應貴客久。客貴而好諧謔。不及常人之能自重者。不乏其人。喜怒無常。未可漫與嬉戲也。聲折爲禮而出。曰。下役其導女士來覲王。言外頗有慢王自失尊嚴意。

第八章 紫珈

范駝自居宮園旅社。矯爲二世後。造謁者以時至。范駝爲防患未然計。每囑社人導謁者入接待室。預避書齋之內。以張客。齋壁掛有鏡。反映客室。能自書齋窺見客動止。而不爲謁者見。藉免客來不速。遽闖破行藏。侍者既去。范駝立身鏡側。覷紫珈。紫珈入。范駝自鏡中。望見其人。驚喜動顏色。目逆而迎之。曰。美矣哉。箇多妙人兒。見過萬萬千。個

妮子罕曾見。則見伊睛蔚碧藍。髮圍金縷。娉婷苗嫵。秀麗天然。默付岑寂無俚中。獲此安琪兒。促膝清談。樂當無藝。殆天醫我苦悶。故遣來慰我也。雖然。侍者之言。伊人之來。蓋應二世召。二人相知有素。可於言外得之。伊人識王。而遽見我。則日來行藏。所以愚社人暨衆謁者。一霎而敗之。彼姝之身。其將柰之何。對鏡苦思久之。念伊人已升堂入室。無詞遣拒。而又心惑其美。性復好勝。決志冒險與一接談。以解日來積悶。年來歷險已多。此淺淺者。卑卑不足道也。遂面鏡。重整頭臉上巾帕包裹。書櫥屜中。晨間曾見有棉絮布條。取以纏額。復取皮冠加諸頂上。更戴藍色眼鏡。臨鏡自照。容貌深隱莫辨。頗自喜。徐步以入於接待室。喬作病態。紫珈猝睹王者怪狀。似驚變。嬌怯怯坐一巨椅中。頰首燃弄衫角。不敢颺眸作平視。范駝乘勢。徐徐擇隱僻之隅而坐。不知何言而可。緘默未敢遽發聲。紫珈亦守禮。脈脈無言。似面王者。未敢失儀。靜待貴人下問。寂寂久之。范駝知旨。賤不僭尊。己不發言。伊人未由造次也。因展吻

致詞曰。寡人願安承教。語聲微弱。約略可辨。陡見紫珈玉頰紅暈。嬌羞若不自持。雙眸視地面。期期若背誦書課。歎悚而對曰。兒特來謁見先生。……忽易詞曰。陛下恕兒。句兒敬謹趨叩宸階。因花紗事。面先生一致。句又曰。因花紗事來叩謝天恩。……范駝頗以紫珈稱呼未慣。一言一易詞。調爲趣。目擊伊人艱窘之容。溫言慰之曰。姑娘勿爾爾。可視余若常人。毋拘拘於儀節。轉窘辭吐。紫珈益嬌羞。玉容赧赧。微噓。若釋重負。遂暢致來意。謝前此購取花紗多宗之惠。范駝俟伊語既。漫應曰。姑娘此來。不更有所進寡人耶。紫珈杏眼圓睜。猝露異訝之容。范駝悄思。豈吾言未中窾。驚妮子乎。紫珈嚙嚼而應曰。王將以遣君夫人耶。范駝曰。唯。有問。紫珈期期若不能出諸吻者。目注王者之足而叩曰。紗價。句語未及竟而止。范駝報以微笑。意王者有時吝嗇。甚於寡人。因許給以厚賞。紫珈大感謝。二人交談。益融水乳。已而紫珈如有所思。顏容劇變。色白如死。忽然欠身起。頓忘儀節。行近范駝坐處。惶恐微語曰。王。句兒今

乃知固非王也。句其怨兒……聲吻寒顫。四肢微抖。范
 駝大驚。離坐起。念行藏今果爲個妮子識破矣。方畫應付
 之策。狂瞪雙眸。凝睇伊人容止。見紫珈玉顏無主。惶戚不
 勝。若有所負於中。悲悔欲啼。覺所疑近妄。俄爾。柴珈作悲
 咽之聲曰。嗟乎天。句兒冒昧。竟枉入王於罪。願王……語
 哽咽。莫能竟詞吐。范駝益深駭詫。堅詰所以。紫珈委身隱
 范駝膝前。嗚咽而以昨宵語褚佛之言。語范駝。且告之悔。
 范駝負手。環走室中。驚喜交雜。喜則喜紫珈所居。高據玉
 姬寓屋之上。目擊玉姬之殞。實爲人所扼殺。案事獲斯強
 有力之證左。不啻闇中陡露一線光明。驚則驚紫珈竟有
 膽。指殺人者爲二世。而之以語偵探。偵探緊誰。紫珈麤率
 未及詰知姓氏。其人得毋執法以繩。將有所不利於王耶。
 王遁不知所往。已將焉逃。願紫珈而言曰。姑娘昨見之偵
 探。其人得毋健勁。雙肩廣博。年逾不惑。鬢髮微蒼。面蒼紫
 無鬚者耶。紫珈諾諾連聲曰。卽其人。卽其人。范駝喜。知偵
 探固褚佛也。更詰紫珈曰。姑娘其竭誠對余問。紫珈唯唯。

范駝曰。姑娘曩指余爲兇。而不一念余以一國之君。詎躬
 自犯刑而殺人者。固亦奇矣。今何以又面余具道悔誠。而
 明前言之妄。獨不省人命關天。烏可率臆胡談。出爾反爾。
 殆必有故。紫珈破涕笑曰。兒獲鐵證。足以明王未嘗殺人。
 遂以今晨拾有婦人相服之事告焉。且曰。事至不經。王願
 聞乎。范駝曰。趣畢爾詞。所關甚鉅。未可以不經目之也。紫
 珈繼辭曰。兒拾衣後。初擬交存石媪。備洗衣人來覓取。比
 還媪室。瞥見相服右袖。袖口一粒螺鈿鈕釦。絆有花紗碎
 縑。似花紗絆着鈕釦之上。強掙撕碎者。兒縫紉花紗多年。
 能辨別花紗式樣種類。見此碎縑。識爲事變發生數小時
 前。兒所上玉姬新製花紗露胸之衫上扯落者。句言及此
 小默。范駝聆言不遺隻字。及伊語止。叩曰。姑娘於此何得。
 紫珈扶椅起立曰。兒於此。得知投玉姬樓窗之下而死之
 者。卽御此衷相之人。范駝曰。彼相暨自洗衣人所取謝侯
 衣衫中。姑娘意謝侯。句紫珈不俟范駝語竟而止之曰。王
 忘兒言彼衫爲婦人衷相乎。范駝立應曰。是寡人所由啓

亂而不明也。范駝自謂替亂。言殊弗誣。綜紫珈之言觀之。則玉姬之殞。非但不係自戕。抑且非裴蝶二世所殺。然則逞兇者誰歟。思際。往返翔步。盤旋斗室。紫珈含淚遙立。頰首無語。范駝偶廻首。見紫珈囁嚅欲言者再。俄聆伊寒顫而叩曰。烏巖之喪。遮莫悲感動宸衷。范駝伴喟曰。玉人云逝。那得不戚感。言時故扼腕太息。紫珈又曰。一死得王長相憶。死有餘幸。范駝曰。愛之深。不覺悲之痛已。紫珈微喟。范駝異焉。睇伊。見伊顏容劇變。若大有動於中。忽搖搖不自持。范駝大驚曰。姑娘何事如此。趨往視之。紫珈忽暈踣。

紫珈甦醒。微轉星眸。見玉躬斜軀。絨絨溫榻之上。裴蝶二世。曲隻膝。踞立榻前。握春纖近唇。頻頻吻不已。環顧四隅。頗幽闇。神智漸復。覺王者狀頗睡。變色而起。悲咤曰。先生何爲者。范駝忸怩曰。甚愛汝。張臂欲抱持之。紫珈欲裾引避曰。否。否。是何可者。王乃乘弱女子於危耶。奔匿室隅。交

臂掩首面。嗚咽而泣。范駝心好其人。憐而慰之。比行近。微聞紫珈小語曰。天乎。儂亦甚汝愛。柰雲泥特途何。

范駝初見紫珈。溫馨婉麗。心焉好之。復以伊關切案事。談吐一本至誠。虞王不免於殺人犯愆而悲。獲證知爲無辜而喜。似頗能致戀愛之忱者。悲喜逾恆。遽而暈厥。情越楚楚。動人。感不自持。頻吻春纖以寄意。泊紫珈奔避。私語爲所聞。頗自喜。忽念伊人所謂愛。愛王也。易言之。愛裴蝶二世。非以愛范駝也。不禁妬火中燒。默付荷去裏。顧巾帕。除藍玻璃眼鏡。露廬山真面目。明己身之非王者。伊人猶吾愛耶。癡情爲之冰釋。

無何。紫珈婉語曰。擬丐王乞取寸物。以爲記念。王其許兒乎。語次。指二世小影一幀。范駝益恍然於伊人之所愛。固不屬之於己也。不覺失聲。悲忿曰。得毋惱煞人。末二字猶未及出唇吻。紫珈聆言未真。翹睫首望范駝曰。王何言。范駝文飾曰。得毋汝句愛此。果愛此。將之去。取案上小影授之。紫珈燭笑。取架上筆。上范駝。廻蹊淺笑。厥狀至妍好。

范駝識其意。默付我如冒簽二世之名於像紙上。不其犯刑事之律。又焉可者。因曰否。我何爲爲是。句言不期脫口而出。語發。紫珈羞愧。淚潛潛下。范駝憐之。溫言以慰曰。紫珈。恕我。我苦不能留字蹟於像紙之上。紫珈訝曰。何言不能。范駝嚙囁曰。限。句限於國法。語發。又頗憐伊人之失望。思別有以慰藉之。搜索枯腸。片詞莫得。不期接之懷抱。心中則念。我所能示愛於伊人者。僅今茲片晌溫存。嗣此萬難再得。思未既。聞室外叩扉聲。范駝揚聲問何事。一社役推門進曰。啓陛下。句烏爾芬咪們格拉司佐克(Wulfenmimen Glaschk) 范駝吐口。不知所云。紫珈方假身在王懷抱。見有人至。嬌羞無地。抽身急起。耳聆社備作怪語。莫省辭意。尤愧赧。遂巡欲退。范駝呼止之。紫珈不知所措。張巨眸望王。范駝小語詔之曰。姑娘頃所言花紗碎繅之

事。趣走告昨見之偵探。言下。別有所囑。語聲至微。紫珈一聆識不少遺。領首諾諾而去。

紫珈既行。社備猶植立未去。以待命。見王者似忘其事。復曰。

烏爾芬咪們格拉司佐克。

范駝聆其人強作鈎輜格磔之言。不禁欲笑。私念二世好飲。社人以時進酒。所述殆德意志酒名。因曰。斟之可。社備大駭。張口瞪眸。范駝異焉。瞥見社備身後。室門虛掩。門罅立一壯士。鷹額虎額。戎服而立。威廉式鬚。雙翹吻角。見王者矚目於己。亟舉手齊眉。行軍禮。肅然曰。

烏爾芬咪們格拉司佐克。

范駝大驚。念來者赫斯國官員也。不禁失聲曰。敗已！……

(本卷完)(本集未完)——留——



朋友

蔣用宏

「好朋友是如何難得啊！我們入世以來，也有三十多年了；所交的朋友，何止幾百人；那一個不是勢利之徒！環境好的時候，就有許多朋友來奉承；親戚家族，也另眼看待，天天來叙親道故；環境壞的時候，朋友也不上門了，你去尋他，他就從「倒屣歡迎」一變而為「閉門謝客」了；親戚也怕玷辱了他們似的，怕認識我們是親戚了。唉，真正患難之交，那有幾個呢！古人說：「得一知己，可以無憾。」這真是不錯啊！我對於朋友兩個字，實在是感喟不盡咧。我這幾年來，環境稍好一點；對於從前那些勢利之徒，我大概同他們絕交。你和我相交數年，在我一生最敬佩，最知己最忠信的朋友裏，你是坐第一把椅子了。昨天有一

個在我從前困難時對我極驕慢的朋友來會我，那種卑鄙趨奉的醜態，前後判若兩人；我感喟極了，所以今天和你談談。」

「唉，好朋友的確是難得啊！我們相交，雖只數年，你對我好極了；又這樣的稱許我，說我是你一生的好友；我是如何的欣幸，如何的感激啊！但我一生除了你以外，也沒有比你再好的朋友咧。」

陰曆正月的時候，鄉村裏頭，許多的神廟，都開演社戲，熱鬧異常。去看戲的人，紅男綠女，好似貫珠似的，絡繹不絕。這時有兩個中年男子，正並着肩，向演戲的地方前進，唱唱的談着。說前面那段話的，名叫何仲魚；答話的是

任省三。他們二人是很要好的朋友。現在當着這春光明媚的時候，正好及時行樂一回，所以他倆一路去看社戲。何仲魚忽然有所感觸，不覺就談到朋友的問題上來。

看戲的人，真是多極了，人山人海的，擁擠得水洩不通。何仲魚和任省三，費了九牛二虎的力，纔擠了進去，站在臺下的中間，緊緊地靠着。這時臺上正演着一齣假仁假義的朋友的戲，是藝員的拿手傑作，所以格外演得起勁，格外有精采。現在正演到最痛快處；何仲魚極爲欣賞，不覺高聲喝起采來。任省三站在何仲魚的右側；他好久就注意到何仲魚袋裏的那個皮夾。這時乘何仲魚注視臺上，樂極忘形的時候，拿出極靈敏，極迅速的手段，輕輕地把兩只手指鉗了那只皮夾出來，急忙塞進了他自己的袋裏；面上却裝着極鎮靜的樣子，望着臺上，看他的戲。這時候，人羣中間，忽然騷動起來；只聽得有些人大聲的叫着：「捉扒手！」何仲魚聽得別人失竊，也急忙摸一摸袋裏，看看他的皮夾。剛伸進手去，不覺斗的一驚，怪叫了一

聲：「啊呀！」

任省三忙問道：「什麼事？」

「不好了，我的皮夾不見了！」何仲魚失望似的說。這時戲臺的側邊，正溜出一個無賴樣子的人，接着有許多人追趕，口裏連叫：「捉扒手！捉扒手！」

任省三正想安置那皮夾；現在見機會到了，便向何仲魚說道：「我想你的皮夾，也一定是被那個扒手扒去了的。讓我來幫你追捕。你在此等候就是了。」一面說着，即飛也似的趕去。

任省三隨同衆人追了一面，即跑回家裏。剛進門口的時候，忽觸着石階，迎面撲了一交，手肘和膝頭蓋上，捺破了幾塊皮。他爲歡喜充滿了心，也顧不了痛苦，急忙入內，把那個皮夾拿出，打開來數一數，共有鈔票六十四元，還有十多個小洋，許多銅子。他歡喜得嘴都合不攏來；急忙收拾，鎖入箱內，即返身趕回演戲的地方。

任省三喘着氣，現出極狼狽的樣子，向何仲魚說道：

「……我幾乎捉住了那個扒手，假使我跌了一交……」說着，把手肘和膝蓋伸出來，那破皮上有通紅的血。何仲魚見了，說不出的感激；很熱忱地說：『這一點小事，害你這樣的吃虧，我真是萬分抱歉，問心着實不安……你真是我患難相共的朋友！試問世間上那一個能代朋友這樣出力和你一樣呢！』

任省三微笑地說道：『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朋

友的患難，就是自己的患難；力所能及的，雖有什麼極大的危險，也不敢辭；何況我們是患難相共，忠誠篤信的朋友呢！』

何仲魚低着頭，默默地想着任省三實在是他在畢生第一個誠信忠實，患難相共的唯一的好朋友！（完）

十二、十一、三、於萍鄉中校。

海外雋語

黃嚴 希望為醒者之夢、彌爾尼 (Milne)
造化生人、人工成衣、休姆 (Hume)

正雅 生斯世者、必須為鐵砧或槌、朗法羅 (Longfellow)
銘惠 胸襟恍爽者、必能博愛衆生、亨德 (Hunt)

吾人不能據往事以斷定將來、伯爾克 (Burke)
吾人不自知、亦不能自議、他人雖能議之、然不能知、科林斯 (Collins)

哭友

勁風

你說你已經死了，

我驚愕中夾着幾分模糊，

朋友……朋友……我們還未見過面呀，
怎便別去……怎便別去！

果真你死了，

我也並無怨言……恨語。

只是——第一，你沒有守住信約，

第二，我還未給你最後的安慰和祝福！

你的遺書太長，

字字都是血點淚珠；

這或者是你給我最後的刑罰，

我一切都忍受——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幕。

你說，在病牀上候我的覆書，

直候了三月有餘！

朋友，你死而有知，

當知我無一時一刻忘記了你，不想答覆；

可是這刺猾般的雜務與煩惱，

將我深深囚住，

縱想提筆寫幾句安慰的話兒，

也集不攏這紛紛的情緒。

也未將你的癡魂留住；

我們往來的書信也不少了，

……
可見我的文字，一分價值也無。

你的文字和藝能叫我無限佩服；

任是寫盡南山之竹，

政界般的文界弱了一個維持得力的你，

又有什麼益處！

灑盡了傷心的淚，也難遏止這無絕期的痛苦。

你叫我保守你的函札和遺影，

朋友啊，誰教你到那萬惡的地方——讀書？

這是我們感情上的義務。

誰教你心性把持不住？

可是叫我藏在什麼地方呢？

假面具聖人產生的所在，

任是藏着，也藏不住這時時湧現的惡劣情緒。

受人欺騙的也不止你一個無辜啊！

朋友！……你真死了麼？……

你教我多作幾篇「時代之花」，

你到底死了麼？……

喚醒一般青年的迷誤。

唉，這心深處的一點疑團，

白費了我無限的心血，

直到永世，也難破除！

十三年四月八日



人人當有一吉利保安剃刀此乃
 欲有舒適安穩潔淨而又省時省
 費之修面者所必需耳凡剛硬不
 馴之鬚髮一經此銳利之刀鋒即
 可應手立淨毫不覺痛且無需手
 術人人可用雖年老病後力弱手
 顫者均可用之其妙正同於青年
 康健人也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分售惟購時須
 認明真正吉利保安剃刀及刀片上
 之菱形鑽石商標方不致誤

上海廣東
 路二一號
 香港雪廠
 街五號

買勒洋行
 同益洋行
 經理



犯罪的起因

石泓

檢察官謝持平先生。本是一位很精明的法學家。尤其是能够熟諳世故。明瞭社會上的情形。所以任你天大的重案。一經他的檢舉。沒有不水落石出的。

有一天的早上。約摸六七點鐘的光景。謝先生就匆匆的起了床。提了一個皮包。跨出公館的大門。預備到一個附近地方去偵查一件重案。所以他特地起早。這時候正當深秋。六七點鐘的時候。街上還很冷清。街車亦還有開行哩。其餘的車輛。也沒有看見。所以謝先生只得緩緩的步行。走不上百來步的地方。才見一月水菓店在那裏開市。但是只有一個人在那擺攤。板攤上陳列的很有條理。幾個淡綠色的蘋果。臉上都現着一朵紅霞。高高地踞在同

僻的肩上。十分使人注目。謝先生看得出了神。就把他的脚步也改小了。游游移移的把他的職務也淡忘了。那位擺攤的人。却仍在那裏勤懇地工作。把攤子理好以後。就一手提起噴水的鉛壺。在那些水菓上灑了些水。後來。還拿着鉛壺到對面的白公水龍頭上去取水。在這個當兒。水菓攤的街沿上。來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在那些水菓望了一望。呆呆的停了一回。又把左手在衣袋中摸索了一回。很失望似的想走了。最後仍把那些水菓注視了一下。就順手的在攤上取了一個蘋果走了。當時賣水菓的人背着店門。所以孩子的行動。他一些都不知道。只有那一位冷眼看的謝先生。却看得明明白白。他心裏想這

麼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居然也會偷盜。難怪世界上犯罪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他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也並不聲張。就歪着腳跟了孩子走去。走到已經離水果店很遠的地方。他就喝住孩子說。喂。在水菓攤上偷一個蘋果是你嗎。童子說。不是的。我的蘋果是我媽媽給我的。謝先生說。你不要賴吧。我是眼見你偷的。不過現在。我並不想責打你。或是搶奪你的蘋果。接着又說。我要問你。你小小的年紀。怎麼有這樣大的膽量去偷竊人家的東西。你能直說出來。那我再買一個蘋果給你。好不好。究竟小孩子是直率的。聽了謝先生這一番威迫利誘的話。馬上就原原本本的告訴了他。孩子說。當我經過水菓攤的時候。一眼望見這許多可愛的蘋果。就很動心。很想買了其中的一個玩玩。可是我衣袋裏並沒有一個錢。但是我很不忍離開牠們。恰巧賣水菓的人走了。所以我拿了一個。我不過想玩玩罷了。並不是……謝先生聽到這裏。就說。我一切都明白了。嘴裏這麼說。心裏却在那裏想。小孩也會掩飾

自己的過行。法庭上的罪犯。怪不得要嘵嘵的抗辯了。當時謝先生就在衣袋中摸了三個銅元出來。在別一水果攤上買了一個蘋果給孩子。又警戒了他一番。孩子受了蘋果。似喜似愧的也向旁路裏走去了。謝先生一邊走。一邊在那裏想。這孩子犯偷竊的起因。原是他愛這蘋果。我想世界上犯罪的人。大都如此的。盜賊不愛那金錢。做那穿窬攢穴的事什麼。現在我明白了。犯罪的起因。大都出於愛之逾分的一念罷了。謝先生自己想。做了十幾年法官。從來只曉得死板板的根據法律辦事。今天才明白犯罪的起因了。設使能够防止在先。今後職務上不知要清閒多少呢。即使發了案。偵查起來。也可省些事。謝先生想到這裏。心裏十分地驚喜。暗暗贊嘆自己的聰明。這時候時光已經不早了。查案這件事只得暫且擱了起來。一經走上那地方檢察所來。進了法官休息室。略一坐定。法警已來查照。到了開庭的時候了。謝先生馬上穿起法官的制服來。隨了法警升庭。他蹣跚起幾根八字鬚。二隻眼睛炯

炯有光。濃眉高鼻。很有幾分威嚴。徐徐的升座。態度自然也很大方。入了法官席後。和其他的一個法官說了幾句話。就向原被告二方問話。這天預審的是一樁虧款潛逃案。被告是一個青年。爲實業會社裏的夥友。原告即該社的代表。先由原告陳述案情後。法官即詰被告。詎被告默不作聲。法官雖幾次嚴詰。他仍是俯首無詞。法官即認爲默認。確定其有犯罪行爲。有偵查起訴之必要。簽錄筆供後。即傳命退庭。法警把青年帶入待審所拘押。一千人證也都散了。謝先生退入辦公室後。心中兀自有些疑竇。因爲今天訊問的青年。他在法庭上始終沒有發言過。這是一個什麼緣故呢。雖則還須經過偵查。但是設使有些冤屈。豈不是有傷我們法官的廉明麼。他想到這裏。覺得非提他來問一問。總有些不放心的。所以立命法警把青年傳來。不多時。法警就帶了青年一步步的向着那謝先生辦公室走來。青年將入室的時候。把他一雙尖銳的眼睛。在俯首之下。向謝先生偷睨了一眼。很蹇超似的走入室

內。謝先生命他坐。他仍站着。謝先生把他細細地打量了一下。心中想。這麼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怎麼也會犯起罪來。從自己十幾年來做法官的經驗看起來。竟是一件怪奇的事。因爲犯罪的人。大都容貌凶惡醜陋的多。這或是一件意外的事。且待我來問了他。終可以明瞭的。謝先生就動問青年。你在實業會社裏當什麼職務。青年說。會計的助手。謝先生又問。你怎麼有膽量去虧用公款。而且敢逃走。青年不答。謝先生沒法。仍用先前騙小孩子的法子。向那青年說。聰明的朋友呀。你須想想。總該爲自己擺脫些罪名才好。若是你老是不開口。要曉得檢察官是沒有來衛護你的。青年仍不答。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過後三分鐘。才說幾句低微而悲切的話。他說：「犯罪既已確定。我願受審判。」這兩句話出了謝先生意料之外。當時謝先生默默的想了一下。就變了一條計。厲聲的向青年說。你在另外的一樁重案裏。也很有嫌疑。你默默無言的說不定你也是參加這案的一人。論起罪來。恐怕還不止監

禁呢。青年聽了這話。臉上頓現驚悸之色。漸自鎮定。向着謝先生說。法官。你告知我的話。萬分感激。但是我從沒有犯過在外的罪案。自己錯做了這件事之後。心裏就十分懊喪。不過明知強辯。也是無益的。所以在預審庭上。沒有發言。現在承法官的訊問。本該回答。但是我十分慚愧。怕說那當日的事。總之。我一時之錯罷了。現在良心反映到罪惡上。分外來得顯明。所以我對於應得之罪。一些也不願擺脫。來蒙蔽我的天良。不過現在法官既然要我說。我不妨將這差惡的事告知法官。求法官的見諒。我不希望法官聽了我的話。有姑容我的一念存在心中。那就安我的心了。我犯罪的起因。本極微細。凡是平常的人。都極容易忽視的。當四個月前的一個星期日。本是公司裏的例假。往日的假期。我總是在家裏看書消遣。這一天我雖則並沒有變更我的常態。不過來了一位誘惑的朋友罷了。他要我去賭博。但是這件事。我並不十分喜歡。不過他誘我的話。也很動聽。他說。賭博這件事。要是沉迷在裏頭。當

然沒有好處的。假使逢場作戲。我可以擔保。決沒有大害。我們勤勞了一個星期。借此來愉悅身心。我想起來總是可行的。當時我聽了他的話。覺得理路上還說得過去。所以跟了他就走。入了局後。我的幸運很差不差。三時內贏進了十多塊錢。當時那位同來的朋友就把我的衣角牽了一牽。我也會意。馬上同了他跑出賭館。但是我得了這一筆意外之財。很沒有主張。心裏想。怎樣可以消去這筆橫財。才安我的心。後來想準了一個用途。以為這是無害而很實惠的用法。法官。你猜我們是在那裏。才如此自慰。我們用錢的法子。可算得十分精明。除了吃食以外。旁的用途。都視為浪費。不過因為吃得太高興了。竟把害人的酒飲過了量。酒性打動了性慾。因此入妓館宿娼。我們這些血性未定的少年。最容易受她們的蠱惑。經了她們幾句假意的情話的羈惑。因此我常常在那些地方進出。不上三個月。我在賬上虧用的公款。已經很多了。這時候一則沒法彌補。一則怕被經理查出後。和我為難。所以才出

此下策。現在既已歸案。請法官秉公的辦理是了。青年說完那些話。仍舊默默的站在那裏。謝先生一面吩咐法警把青年帶回押所。一面在那裏想。犯罪的起因竟這樣的

複雜。這樣的微細。那我早上的揣測。豈不是附會了小孩子嗎。謝先生做了十幾年法官。今天才算曲解了一回事。也是今天才真明白了一回事理。

(完)

銀元之奇蹟 (簡易魔術)

術者由袋中取一銀元置掌中謂觀衆曰。諸君亦知此銀元之奇蹟乎。蓋彼能於俄頃之間。自由來取。言已微搓兩手。即高舉以示衆。到此奇怪之銀元。果失所在。復一轉手。銀元又現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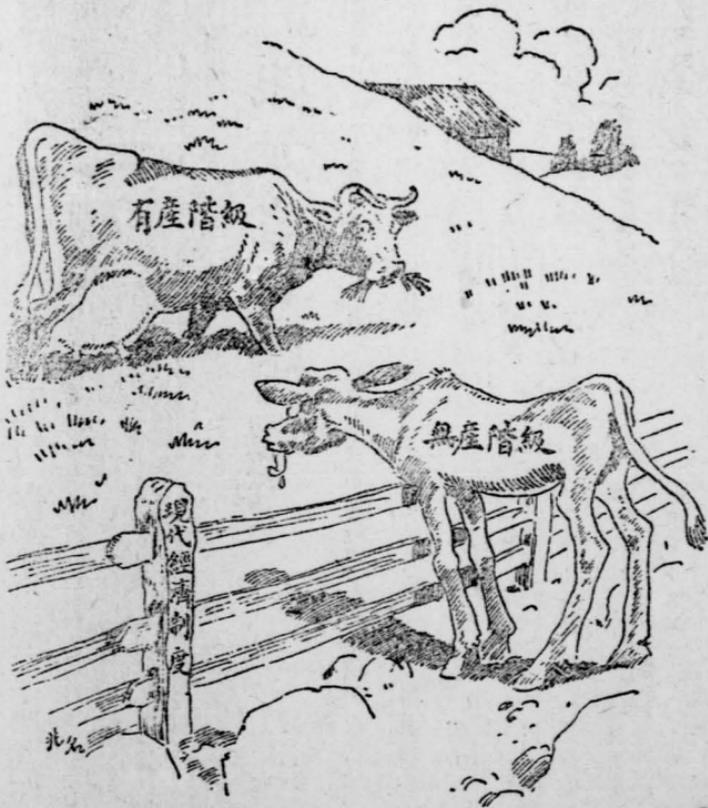


在銀元之邊上。穿一極小之孔。貫以極細之絲線。作一環形。線須淡紅色。與皮膚顏色相類似。當由袋中取出銀元時。便暗將線圈套入右手中指。(圖一)演時兩手微搓。可乘機將銀元移至手背上。(圖二)如欲其回復。則將右手微微振盪。使銀元從指縫中遞出。爾時兩手仍作搓摩狀。以迷觀者視線。

階級

中國人最分得清晰的，要算有產與無產的階級，不過在下無聊的猜度，再過幾時，這種階級，必定能够完全消滅，那個當兒，中國也就成了最富的國家。

諷刺畫 丘劍廬



有資本家麼？資本家和資本家，當然用不到階級兩個字啊！

許多資本家的意思，總以為天下的金錢，祇有他們可以取得，貧苦的人民，是不准有這種妄想的，譬如柵欄內豐草，一定祇有這只肥牛，可以吃得，吃不盡，就留着以後生下來的小牛吃，那種瘦骨嶙嶙的欄外牛，隨便如何饑涎欲滴，即使餓得要死，總也不肯來憐惜一憐惜啊！

資本家拚命的收割金錢，世世代代替子孫傳下去，這麼一來，貧窮的人，萬難生活，祇得由着天演的淘汰，死盡絕滅，那末中國，豈不是祇



盲人

小謝

張志五在十歲那年。不幸發生了一種極厲害的目疾。他的父母。半生只有這一個兒子。却怎的不着急。無奈請醫

吃藥。求神問卜。所有的法子。都做盡了。老不見一點效驗。

半年多功夫。志五的一雙眼睛。竟自完全瞎了。老夫婦

倆爲這件事。急得整整好幾天。不會好生吃喝睡覺。後來

回頭一想。志五眼睛雖瞎。究竟還留住一個身子。總算聊

勝於無。好在自己家境富裕。井不要靠他長大賺錢贍養。

只要張家嗣續不生問題。也就是萬幸的事了。

志五初瞎的時候。心裏自然非常煩躁。鎮日長吁短嘆的。

恨不得立刻死了到好。免得這樣活受罪。但不久他漸漸

習慣了。心裏一天比一天澄靜起來。自己也就毫不感覺有什麼痛苦。

他家間壁住着一個音樂師。每天早晚照例要練習各種

樂器。志五的臥室。恰好緊緊貼住他奏樂的那所屋子。只

有一牆之隔。當樂聲悠揚宛轉奏起來的時候。志五在澄

靜無聊中。似乎得了一個很愉快的感覺。因他的心靜。聽

覺比較常人。格外靈敏。那樂聲刺入耳膜的時候。頭腦中

更能下一番極細緻的咀嚼。這樣聽了許久。不但對於音

樂起了一種深切的興味。而且還感得了一種說不出來

的了解。後來便向父母要求。聘請這位樂師。來家教授音

樂。

老夫婦倆正痛惜他鎮日孤寂無聊，深怕因此悶出病來。

但又想不出什麼合他心理的解

悶法子。如今見他願意學音樂，自

然非常贊同，立刻拿出一筆很大

的俸金，延請間壁住的音樂師，每

天過來教授。志五天分本高，頭腦

中又先有了基礎，加以目盲的人，

不為外務所擾，除了吃飯睡覺外，

專心一志不歇的研究。那消一年

多功夫，彈出來的曲調，到比音樂

師還要高明幾分。那位樂師，沒有

增加他音樂程度的能力了，只好

告辭而去。志五接着，又請父親另

外聘了一位很著名的樂師來教

了兩年。



志五此刻的音樂程度，已經很是可驚了。著名的樂師，也不過如此。或者還有不及他的地方，但他却沒有滿足的

二

心思。依然繼續研究下去。這也因他一來對於音樂，已有深切的關係。不能斷絕。二來他除了探討音樂以外，實也別無慰他岑寂的法子。

五年的光陰，彈指過去了。他的音樂程度，簡直入了化境。那怕村中市僧，絲毫沒有音樂觀念的人們，全聽了他奏的樂曲，也由不得搖頭播腦。發生了一種極愉快的美感。

了。因此一天比一天增高。有一次全國著名的音樂家，舉行比賽大會，結果却是他第一。會中預賽的名樂師雖多，竟沒有

一個能趕得上他。便是能有他六七成本領的人。已經很少很少了。

他現在是二十多歲的人咧。通常也是結婚的年齡了。老夫婦倆抱孫心切。便着手進行他的婚事。外面頗有許多女郎。崇拜這位青年大音樂家。情願嫁給盲人作妻子。但志五却一概拒絕。原來他的心坎上。已經有個情人在那裏了。

在兩年前。志五有家遠親。在家鄉不能生活。特地投到張家來。志五父母。慨然收留。打掃一所閒房。讓他們住下。知道那位親戚是個買賣人。便派他到自己開的店裏去幫忙。對待他們可謂十分殷勤。那位親戚。感激異常。自己除在店中。盡力料理生意外。又深知志五是個盲者。他父母漸漸老了。家中別無得力的人。僕婢雖多。究竟靠不住的。便吩咐自己妻女。但凡可以插手幫忙的事。不要躲懶。不要自外。務必盡心做去。也算略答張家的盛意高情。他的女兒名叫秀春。比志五小得兩歲。相貌雖不美麗。却

已平頭整臉。沒有什麼十分惹厭的地方。論起伊的性格。行爲。非常溫柔仁慈。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子。又習得一手好針線烹調。可惜却沒有讀過書。但淺顯的字。也能認識得幾個。

伊一見志五。便發生了一種憐憫的心。覺得他雙目失明。不啻失去人生全部幸福。真是不幸。因此對他格外竭力看護。常常伴他作有興趣的談話。安慰他的岑寂。相處久了。又覺着志五真是一個天真爛漫。一塵不染的人物。比一般油頭滑腦的男子。實有雅俗之判。於是十分憐惜。又化出十分愛戀來。漸漸要忘了他是盲人了。便是志五也。因常常接受了伊溫柔的談話。細緻的看護。萬分感激中。不禁也發生了戀愛。他雖看不見伊是什麼樣的面貌。但心裏想像一定是很可愛的。不過兩人雖彼此愛慕。却都還不曾提出結婚的要求來。

現在老夫婦倆提起志五的婚事。自心裏本也看定了秀春。又知志五也很願意。當然不待外求。徵得了秀春父母

和伊的同意。便擇日替志五完婚。夫婦間感情極好。志五一天除得研究音樂外。或是陪父母坐坐。和秀春談談。偶爾應外面的邀請出去奏樂。他自己也覺和家裏一般。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那秀春呢。奉伺翁姑。整理家政。而外。空閒的時候。無話尋話的。伴着丈夫談談。家庭間真是一團可愛的空氣籠照着呵。

老夫婦倆見兒子這樣可愛。心裏雖然歡喜。但總覺他的雙目盲了。不無遺憾。想他若是目光不壞。恐怕還不止這樣成績呢。——一般親友們。亦都是如此見解。提起志五。總說好少年。——好少年。可惜是個盲人。——老夫婦倆也應聲嘆息道。唉。可惜是個盲人。

啊。又是五年過去了。這五年中。光陰雖不算很長。但張家可發生了一個極大的變化咧。原來在四年前。志五久盲的雙目。忽然遇着一位眼科專家。竟替他治愈了。這真是一件極可喜的事。志五和他家中人的得意。自不必說。但那可怕的慘劇。可也就漸漸豫備開幕了。我們與其說是

這位盲人的幸運。到不如說是他的魔運。

志五雙目復明後。漸漸對於夫人秀春。大不滿意起來。覺得伊相貌太壞了。那裏能算個人。自己在外面交際上遇的女郎們。那一個不比伊勝過十倍百倍。何況又沒有什麼擅長的本領。怎麼可以做我這堂堂大音樂家的夫人呢。心裏這樣一想。直覺得伊委實沒有絲毫可取的地方。談吐既不覺溫柔。看談真也不見怎樣細緻。只怪我從前目盲。結識了這樣一位寶貝。越想越氣。愈看愈厭。沒有好久。竟霹靂一聲。向秀春提出離婚的條件。伊受了丈夫這種殘酷的待遇。悔恨交集。舊社會陶冶的女子。遇着這類事情。除得一個死字而外。別無解決的辦法。

志五做了這件事後。社會上頗有人議論他的不是。但他却毫不在意。不久又和一位女士結婚了。可是人們的眼光。是隨時變化的。志五因此時而結婚。時而離婚。在兩年中。竟鬧了四五次。另外還發覺了許多不名譽的行爲。社會上的名譽。頓然一落千丈。至於他慣用的樂器。自從目

光復原後。差不多沒有閒心再去撫弄了。凡事學起來頗難。丟起來容易。在短時期中。志五非但把十年來苦心造成第一音樂家的招牌弄壞。而且竟連普通樂師都不如了。

幾個月前。志五不可告人的毛病發作了。非常厲害。但家裏資產。已經被他嫖賭揮霍罄淨。沒有充分力量預備醫

藥費用。不過個把月功夫。便死在一所公立醫院內。

他的父母。眼看着兒子墮落。氣得神經惚恍的。差不多要發癡了。親友們常常勸慰說。算了罷。這種惡子弟。還去想他作什麼。心裏放寬些罷。可惜志五。到是從前盲目的時候很好。老夫婦倆嘆息道。唉。是呵。到是盲人好呢。

(完)

困廬筆記

良心李

陶然亭東北。有塚二。一曰香塚。一曰鸚鵡塚。並峙一隅。塚前各有短碣。香塚云。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悼蘭按曾見某氏筆記載此謂係日本伊藤博文作不知何所取據)又詩云。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天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鸚鵡塚云。維年若月。有客自粵中來。遺鸚鵡殊慧。忽一日不戒於狸奴。一搏何絕。吁微物也。而亦有命焉。迺裹以絲帙。盛以鏤函。瘞城單香塚之側。銘曰文兮禍所伏。慧兮癘所生。嗚呼作賦傷口平。

著名經濟

工業政策

日本關一博士著

邵陽馬凌甫譯

關一博士之工業政策爲日本三大經濟名著之一茲由陝西省議會議
長馬凌甫先生譯爲中文以餉學者全書分上下二卷凡五十三萬言上
卷計十一章詳言工業組織及振興之方法下卷計十章專述解決勞働
問題之設施其主張既適於吾國現况又與社會主義之精神不相背有
志實業者固可藉作先河之導即提倡政治改造者亦可取爲進行之途
至於本書理論之透澈譯筆之信達爲近世所希有誠人人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二冊計八百頁

▲定價四元(郵費)

▲特價三元

▲陽曆五月底截止



航空的治療作用

憶秋生



人們因為增進康健的原故，頻頻跑到海邊或者山裏去旅行，享受新鮮空氣的幸福。其實這種幸福，在我們頭上二三哩，便可享受。不必去作長途的旅行，只消一架飛機便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了。現在各種疾病的人，藉飛機治愈者，歐美各新聞上都實有所聞。美國的飛行雜誌已在紙上預說空中養生院，航空治療所的可能。據該雜誌所載，在華盛頓有一個名倫斯的老兵，自從大戰以來，發聲陷於不可能的狀態。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從公衆衛生官的勸告，乘飛機到一萬四千呎的高空時，聲音忽然地回復轉來，可以和他的母親用電話自由通話。可是到翌月二十五日，聲音復又變啞。五月七日又乘飛

到一萬二千呎的高空去，依然又治好。由這一點看來，航空的治療果然能夠永久與否，不能不算是疑問。又在此事件之前，華盛頓府的波斯德新聞，曾載有聲樂家哈德女士，在飛機上治好倒嗓的事。哈德女士在大戰中因為藉慰兵士，過度地唱歌，聲音遂啞。其後三年間雖經了種種的醫治休養，終不能復原。一九二〇年她因休養神經到南美去作航海旅行。在倍力留上岸時，遇着舊友邀她去乘飛機。於無意之中，美麗的聲音遂因此而回復了。關於這個偶然的驚喜，她說：『我們在里馬市的天空飛行一週之後，隨即上昇高空，差不多到了八千呎的高度時，喉頭鼻孔裏好像什麼東西要併出來一樣，感受着

一種不思議的感覺，和出鼻血時感受着的感覺相同，甚至於用手帕去握住鼻子。隨後飛機上昇到一萬呎時，喉頭鼻孔都變成非常爽快了，不知不覺地我就放聲一歌，不意聲音之高爽清朗直壓過飛機的輪聲去……」

航空治療不單只限於聲音的回復。據新聞所載，鋼琴製造者佐治威斯曾經在輕氣球上治好肺病。富南馬

里翁也是偶然地因為乘輕氣球而治好時疫。有名的飛行家黑波德拿散姆，以前曾患過肺病，成了飛行家後，遂全愈了。此外如神經衰弱，感冒食慾不進等都可以因和高空的空氣接觸而完全治療。一般在高空裏，覺得比平常格外健康，大概的飛行家都有這個經驗。

(完)

起八謎存

儲蓄 (人名一)

燒燧 (人名一)

含蕾未放 (人名一)

垂轡緩行 (人名一)

問君何所之 (人名一)

欣欣此生意 (人名一)

芬芳撲鼻 (人名一)

徐積

寇準

方苞

徐策

胡適

向榮

花襲人



續 野人記 (續前)

曹梁度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第七章 喬裝

原來太山所奉的差，並不是調查實業，也不是考察軍備，說重要不算重要，說有趣又不見得有趣。當時駐紮在希堤城中，帶領着斐洲土兵的一個軍官裘納威少佐，聲名不大好，法國政府疑他有私通外國的行爲。他是新近調到參謀處辦事，知道了一件軍事上很重要的秘密。法國政府得了某強國行賄購買這件秘密的消息，就有人匿名報告裘納威確有嫌疑。這也須是有人妬忌他，說他的壞話。然而政府很怕軍隊中藏着奸細，不得不暗裏監察裘納威的舉動，特地派了太山來辦這件事。表面上不說是政府所派的人，恐怕要打草驚蛇。所以太山假裝了一個美國人遊歷打獵的樣子，到雅爾吉利去留心偵察裘納威的行動。

太山生長的地方是斐洲南部，從來不會到過北部。起初以爲北部和南部一樣，所以快活得和遠客還鄉，沒甚分別。那知見了北部，大失所望，完全不像他熱帶裏的故鄉。和巴黎比較起來，他

還情願把巴黎認做故鄉了。他在渦蘭就擱了一天，徜徉那亞刺伯又窄又曲的街市，領略些見所未見的景物。第二天就到了希堤，帶着許多介紹信去見文武官員，也是遊歷家一種尋常的酬應，人家決不會猜到他是法國政府特別派來的。然而他因此就認識了許多法國軍官，並且不久就成了希堤交際場中的紅人。他的英語說得也還流利，所以在亞刺伯人法國人面前，他竟可以冒充美國人，不致露出破綻來。若是遇了英國人，他就操法國話，防着露出馬脚。照這樣的處處留神，他始終沒有給人看出他的底細。

他遇着了裘納威見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形容枯槁，沈默寡言，不大和人來往。太山住了一個月，偵察不出什麼來。裘納威表面上不見什麼形跡可疑的客。到城市中來的次數很少，來了也不像和什麼奸細會聚。太山慢慢的覺得他很安分守己，私通外國的罪名，難保不是人家和他有了仇恨，捏造出來誣讒他的。正在將信將疑之

際，忽然裘納威受了調防的命令，着他移駐南方小撒哈的菩薩壇地方，隨帶兩個軍官一隊士兵前往，和原有駐防的軍隊交換。幸而太山和兩個軍官裏頭的一個大尉，名叫仇關的相熟，所以說起久聞菩薩壇的獵場廣大，也想趁此機會到那裏去見識見識。仇關自然極力勸他同去。太山有了這一點因由，就教裘納威毫不疑心他是有意跟蹤去的了。

從希堤到菩薩壇，火車祇通到菩薩。其餘的路程須要騎馬走的。太山到菩薩下車，訪買坐馬，就擱了一會。正在講價的時候，忽然望見一個身穿西裝的人，從一家咖啡館門口張望，等到要細看時，那人已轉身走進那低矮的土屋裏去了。祇覺得那人的形狀很有些面善，過後太山也就忘懷了。

到了倭麻勒，太山已是十分疲倦，因為太山是不慣騎馬的。那日受了長途的顛顛，急欲找一個安適的旅館休息一宵，好容易找到了賀沙旅館，是那裏最有名的一個旅

館。同行的軍隊，自然另外有打尖的地方。一宵無話。第二日早晨，太山起來得雖是很早，然而，在早餐的時候，那隊兵已經出發。他急忙忙的吃着，恐怕他們走得太遠了，追趕不上。正在那個時候，他從餐室和酒室相通的門裏望去，忽然看見裘納威立在酒室中，和一個人說話。那個人背朝着太山，面貌是看不見的。但是從背影看來，太山就知道是前一天在菩藍看見立在咖啡館門口的那個人，身段和衣服確是一樣。太山心中十分詫異。正要聚精會神去偵察他們，裘納威抬起頭來覺察了，忙止住那人不講，挽了那人的手臂，轉身走開，好像有意避開的樣子。這是太山第一次疑心裘納威的行動，有些靠不住了。太山隨即追到酒室，已不見那二人的影子。趕到街中，四面一望，也不見二人的蹤跡。他後來又費了許多工夫，到左近街道巡察了一番，再行出發。到午後才追上那隊人。馬在藹舍休息，裘納威已先在那裏，但是不見那個怪客。那天正是藹舍集市的日子，一隊一隊的駱駝從沙漠上

來，好似潮水般的洶湧。亞刺伯人十百成羣，肩背相摩，在市場中叫囂喧嘩，爭做交易。太山見了，好奇心動。決計停留一天，多見些沙漠人民的狀況。所以午後裘納威帶了兵隊向菩薩壇進發，太山不會同去。旅館主人薦了一個土人，名叫阿字都，給他做相導，陪着往各處遊玩。到得天色向晚，太山在市街看見一匹坐騎出賣，比他在菩藍所買的要壯健得多，心想找價交換，便向那馬的主人商量。由阿字都在旁做繙譯。才知那馬主人也是沙漠南部土人中的一個會長，名叫舍屯，性情十分直爽，三言兩語，交易已經做成。太山就請同到旅館去晚餐。三個人正從人叢中，駱駝叢中，騾馬叢中，挨挨擠擠，尋路走着。阿字都把太山的衣袖拉了一拉，招呼他向後面看一個人。等到太山回頭，那人已隱身在一隻駱駝背後躲過了。阿字都道：「那個人的形跡很是可疑，他一路跟了我們，不曾放鬆一步。」太山道：「我似乎看見一個披着深青色斗帳，裹着白布頭帕的亞刺伯人。你說的是不是那個人？」阿字都道：「是的，

他不是這裏本地人，只是跟着我們，不像有什麼正當的事業。凡是規矩的亞刺伯人，都不是這樣，所以我疑心他是個歹人。并且他把半個面孔遮着，差不多只露兩隻眼睛，更是可疑。他若是好人，他應當去幹自己的事，爲甚麼賊頭賊腦的在街上閒逛呢。太山道，他或者是看錯了人，因爲我新到這裏，決沒有人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什麼人。那裏會有仇家。等到他看清楚了，知道我們不是他要找的人。自然就不跟了。阿道，或者他的目的是要劫財。太山笑道，如果是這樣，我們只好相機行事，等他動了手，看他有什麼本領，我總可以保他滿載而歸就是了。太山就把這件事攔起，絕口不談。不過到了晚上，他就知道阿李都不是神經過敏了。

舍屯陪他吃了夜飯，雖是萍水相逢，到也一見如故。臨走的時候，還很殷勤的請太山，將來到他的部落去打獵，那裏有羚羊有野豬有鹿有豹有獅有虎，確是很好的獵場。舍屯去後，太山又同了阿李都在藹舍街道上散步，觀看

夜景。走到一個咖啡館門口，聽見裏面鑼鼓喧闐，進去一看，滿屋子是亞刺伯人，都飲着又濃又熱的咖啡，吸着烟。中間有胡賴妮一種女奴在那裏跳舞。那時已過了八點鐘，大家正是興高彩烈的時候，太山和阿李都尋着一個座位，靠近屋子的中心，金鼓聲震耳的響，太山很願意聽得這些，但是找不到空座，只得將就坐下。那個跳舞的胡賴妮面貌尙算姣好，看見太山穿的是西裝，知道是外來的遊客，一定是個肯出錢的好主顧，就把他手裏的絲巾，擲在太山肩頭。果然得了一佛郎的賞金。再跳了一會，換了另外一個胡賴妮繼續下去。阿李都用眼跟着第一個胡賴妮，向裏面走去，到了通內院的門口立定了，和兩個亞刺伯人說話。原來內院四圍都是房屋，樓上是給跳舞女奴住的，中間一個大天井。阿李都看見他們指手劃腳的講了一會，忽然向自己方面努了努嘴，那胡賴妮便回過身來，很慌張的望了一望，那兩個人卽轉身進內院去了。後來再輪到那胡賴妮上場，他只是靠着太山身傍跳

來跳去，把笑臉祇向太山兜搭，弄得許多年少的土人，怒氣勃勃的突出了眼睛，對着太山注視。但是太山好像一個木偶，橫

引誘先生。但是先生好人，我不願意，請趁早走罷。我想他是歹人，先生不犯着吃眼前虧。太山道了聲謝，又說自當留神。那

豎是不作

理會。那女

子又把絲

巾擲在他

肩上，又得

了一佛郎

的賞金，他

拾起了貼

在額上，這

是跳舞女

奴受賞的

規矩，他又

聲道，裏面



太山看胡賴妮跳舞

之後，便從小門裏到內院去了。太山仍是坐着不動，好像不信他的話。隔了半點鐘的工夫，不見什麼

動靜。忽然從街上跑進來一個眼露兇光的土人，走近太

山身旁，立着喉嚨咕嚕的指着外國人罵。太山不懂他說

的什麼，阿字都就一字一句的繙譯給他聽，又道，這個人是有意尋釁，看來還不止他一個，恐怕到得動起手來，這裏滿場的人沒一個不要和你爲難，先生還是不聲不響的走罷。太山道，去問那個人想怎麼樣。阿道，他說這個外國鬼子，侮辱了他的胡賴妮，這是他挑戰的意思。太山道，告訴他，我並沒有侮辱什麼胡賴妮不胡賴妮。請他走開，不要和我糾纏不清。我和他沒有什麼過不去，他也不得多疑心。阿字都繙譯給那人聽了之後，那人又大聲說了幾句。阿對太山道，他說你不但是個鬼子，并且你的祖宗是畜生。你說的亦是鬼話。那時周圍的人都驚動了，把眼睛射在太山身上，一個個露出瘳笑的神氣，可知大多數的人都躍躍欲試，和那個土人表同情的。

太山受了那人的惡罵，衆人的嘲笑，真是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有些按捺不住。不過他面上還帶着笑容，從從容容的立起來，突然間一隻鋼鐵般的拳頭，飛到那尋釁的土人面上。那人向後一仰，跌倒在地。同時有六七個大

漢從沿街的門裏跳了進來，大約都是候着幫打的，嘴裏喊着不要放鬼子逃走，快打死這惡賊，向太山身上直撞過來。屋子裏也有好幾個年少的土人和着，跳出來爭先恐後的打那隻手空拳的白人。太山和阿字都連忙順着衆人的來勢，向後退去，慢慢的要逼近牆壁了。阿字都還是拚命保護着新識的主人，抽出短刀來左遮右擋。太山一言不發，笑容未改，拳頭起處，總有人倒在地上。但是滿屋子的敵人，一窩蜂似的拿着長刀短劍，對着太山圍困起來，廝殺，饒你什麼好漢，總有招架不來的時候，幸虧人多手亂，有了兵器，不容易使動，恐怕傷了同伴。那些帶了手鎗的土人，也爲這個緣故，不敢施放。太山那時情急智生，揀了一個身子高大當先的土人，奪去了他手中的兵器，一手抓住頸項，一手提着腿灣，舉起來擋着兵器，倒是一個很好的盾牌，慢慢的跟着阿字都向通內院的小門衝出去。到得門口，把身子立定，舉起手裏的人平拋過去，好似一個衣包壓在追來的衆人頭上。隨即轉過身來，向

黑魃魃的天井裏一蹤。那些跳舞的胡賴妮都嚇得匍伏在樓梯頂上。在內院的後面牆上，還貼着幾枝殘燭，被風

吹得半明不

滅。太山和阿

李都剛到庭

心，在背後樓

梯影中，飛來

一彈，不曾打

中。等到他們

轉過身去，就

見兩個露出

半個面孔的

人，衝上來，手

裏拿着手鎗連珠的放。太山一箭步迎上前去，搶了在前

一個人的手腕，只輕輕一捻，腕骨折斷了，手鎗落在地上。

太山順手把他摔在地上，那人痛得叫苦連天。阿李都的

短刀也早刺中了第二個人的要害。那咖啡室中的衆人，都爭着從門裏擁出來。那時院中的殘燭都滅了。只有咖

啡室門裏來

的燈光。太山

太隨即奪了睡

山在地上的一

個人的兵器，

胡賴妮在暗中候着，

預備迎敵。忽

然有人從背

屋後輕輕拍他

的肩，一個女

子低聲道，快

跟我走，不要耽擱時候。太山亦低聲喚阿李都同走。因爲

他想與其困守這個地方，還不如到別的地方再想脫身

的法子。那女子引了他們走上一座小樓梯，到得頂上，太



山靠近了那女子，就知道是一個跳舞的胡賴妮，料想就是那受了賞勸他早走的胡賴妮了。樓下天井中衆人喧嚷拿人的聲音，越鬧越高。那女子低聲道：他們快要到這裏來搜尋了，你萬不可留在這裏，因爲你本領雖大，終究要吃苦的，快跟我來，從我的房間後面跳窗出去就到街上。只要他們找不到你，就沒事了。但是這話還沒有說完，已有好幾個人追上樓來。當先的一個人喊着，在這裏了，其餘的人都跟着喊聲擁上來。太山就攔着樓梯，舉刀便砍。那人立足不住，一個鷓子翻身，跌在後面的人身上，後面的人也立足不穩，向後仰去，弄得一樓梯的人，都顛倒過來。不料梯小人多，木料又是單薄，那裏禁得起這種重量和震動，一霎時間，梯子折爲兩段，壓在樓下的許多土人身上。

太山立在樓上，看得好笑。在他身旁的胡賴妮急道：快來，他們要從另外一個樓梯上來了，我們沒有呆等的時候。他們才跨進房，阿字都聽見天井裏的人喊快到後面去。

把守好，不要放那鬼子從那邊街上逃走，便繙譯給太山聽。那女子接着道：不好了，我們沒有命了。太山道：我們麼？女子道：是的，我也逃不了他們的毒手。他們不是已經知道我幫着你逃走麼？太山被他這兩句話提醒了。照太山起初的意思，不過是和那些土人開開頑笑，並沒有想到要連累這個女子和阿字都二人的。他本想到得無可奈何的時候，索性打他一個落花流水，再行脫身。若論他個人的本領，那些土人決不是他的敵手，祇須放出他搏獅的神力來，怕不嚇得亞刺伯人骨軟筋酥，到那時拔起腳來再走不遲，現在他知道還有兩個人的性命，全靠他的行爲，倒不忍隻身遠颺了。他隨即走到臨街的窗口，向下一望，還不見什麼人，不過人聲已從街的兩頭逼近了，同時聽見隔壁樓梯上腳步聲擂鼓似的上來，一會兒就要打他們的房門了。太山就把身子探出窗口，向上一望，看見那房子的檐頭很低，立在窗檻上，用手可以攀得着的。他就叫那個胡賴妮也到窗口來，他自己蹺起一腿，踏上

窗檻，一手挽起那女子，搭上肩頭，又向阿字都道，你等着，

把身子探出檐口，低聲喚阿字都上來。接住了他的手，只

不要慌，我

從屋面接

你上去。你

現在把重

的東西靠

住了門。叫

他們一時

不容易打

進來。說完，

把兩足踏

上窗檻，嘴

裏囑咐胡

賴妮用力

抓住他的

肩頭，兩手扳住屋檐，將身子一聳，已上了屋，放下女子，再



謝道手 提山太 與屯舍

輕輕一
提，把他
提上了
屋。下面
的房門
也正在
那時，被
外面的
人打碎
了。欲知
後事如
何，且聽
下章分
解。

太山等三人坐在屋上，聽得下面房裏的人發狂似的叫喊，阿字都講給太山聽道，他們在那裏埋怨街上的人，不應把我們放走。那街上的人說並沒有看見我們逃走，一定還躲在房子裏。那些樓上的人都有些胆小，不敢來尋我們，只說大家不小心，白白的給我們逃走了。大約他們自己吵到後來，也要打起架來了。

亂了一會，房裏的人都走了，街上的也慢慢散去，只剩幾個人在那裏吸烟說話。太山於是向那女子道謝，說他爲了一個渺不相識的人，幾乎送了自己的性命。女子道，因爲我覺得你和別到的這裏來的人不同，毫不把我當奴隸看待。你給賞錢的樣子，也沒有那種令人難受的傲氣，我所以很敬重你。太山道，你以後怎樣呢。你既不能再回到咖啡館去，恐怕連留在藹舍也很是危險的。女子答道，到了明天，大家把這件事不放在心上。但是我若能夠脫離火坑，我豈有不願意的道理。我本不是自己要留在這裏的，我實在是一個囚人。太山詫道，囚人麼。他答道，或

者說是奴隸罷。兩年前我給一羣擄人的拐子，在夜中從我父親的帳篷裏，拐了出來，帶到這裏，把我賣給這咖啡館的主人。我日夜想見見我父母的面，但是他們在南方，離這裏很遠，又永遠不會到藹舍來做買賣的。太山道，你如果是很想回去，我可以帶你先到菩薩壇，以後再想法託那裏的官長，送你回去。他道，先生能够這樣，我真不知怎樣報答你的恩德才好。恐怕你不過是和我開頑笑罷了，像我這樣一個窮苦的胡賴妮，你那裏有這種閒工夫，來管我的事。但是我的父親一定肯因此重報先生，他也是一個大會長，不是沒有力量的。他就是舍屯會長。太山驚道，舍屯麼。他現在就在藹舍。我和他幾點鐘前，還在一塊兒吃飯的。女子也詫異道，我的父親在這裏麼。謝天謝地，我居然可以重見天日了。阿字都道，呀，請靜聽着。那時夜深人靜，下面街上有人說話，傳來的聲音，字字清楚，太山雖是一些也不懂，不過旁邊有兩個很好的繙譯講給他聽。那女子道，他們現在預備走了。他們的目的是

要和先生爲難。說是有人用錢買了他們出來殺害先生的。那人現在手腕受了傷，住在一個名叫蘇萊的家裏。他還出了極大的賞格，找人埋伏在往菩薩壇的路上，刺殺先生哩。阿李都道，日裏在路上跟着我們一步不離的，定是那個人，我在咖啡室中又看見他和一個同黨交頭接耳的，向這個胡賴妮說話，後來二人都避進內院去的。我們逃到天井中，定是他們放鎗打我們的。他們爲什麼定要把先生殺死呢。太山道，我也不知道。嘴裏這樣說，心裏就盤算生平和自己有冤讎的人，除了那兩個俄國人，就沒有別人，但是那裏會有這樣湊巧的事啊。

不多一會，街上的人都散了，咖啡館中已寂無人聲。太山輕輕地爬下來，回到那女子房裏的窗檻上，果然沒人守着。他仍上虛來，放阿李都下屋，教他在下面張臂接着那女子。阿李都從窗上跳到街中。太山又抱住那女子向街心一縱，這也是他的慣技。嚇得那女子渾身發抖，幾乎直喊出來。但是太山身輕似燕，平穩穩的把他放下。那女

子道，先生的神力真比得上那黑獅愛特利。太山道，我久聞你們那個黑獅的名，很想會他一會。那女子道，你到我父親的都落去，就會和他相見了。他住在我們北面的山裏，到得夜中，就從他的山窟裏出來，驚擾那裏的居民。雄牛的腦袋，只被他一爪便壓碎了。出門的人晚上遇着他，休想留得性命。他們一面講，一面回到太山的旅館，一路上不會遇着危險。太山喚了旅館主人來，命他着人去尋舍屯。但是主人睡眼朦朧的回說，時候太晚了，等明日再說罷。太山怕舍屯次日一早就動身，不是當晚尋到，要把機會錯過，便從袋裏掏出一個金錢來，叮囑主人趕快打發茶役，到各旅館去找。果然錢可通神。隔了三十分鐘光景，舍屯同了那尋他的人來了。進得門來，那老會長面上帶着驚疑不定的神情，開言道，先生特地呼喚，有什麼事見教。話未說完，一眼看見那女子，便張開雙臂，迎上前去，喊道，我的女兒在這裏麼。亞喇（亞刺伯人呼上帝之名）有靈啊。老會長的雙目，忽然間被淚珠迷住了。父女相逢，

自有一番離衷細訴。後來說到遇太山被救的話，舍屯伸出手捧住太山的手道，以後我舍屯的東西，都是你的，我們父女二人，

是胡賴妮自己急於回家，和兩年不見的親友相會，也很願意，吃些辛苦。末後決定結伴同行。

願意粉身圖

報先生的大

恩。說得十分

懇切。太山就

知道他並不

是隨便說的。

於是商量次

日天明動身

向菩薩壇進

發，有一天的

路程可以趕

到。阿孝都也願跟着太山同去。只是天色將曉，一夜不曾

入二三寸深，祇得一步一步，慢慢行來。一行人除了太山

安睡，要胡賴妮一個女子，騎着馬趕路，恐怕支持不住。但

等四人外，還有舍屯帶來的四個從人，共有七枝火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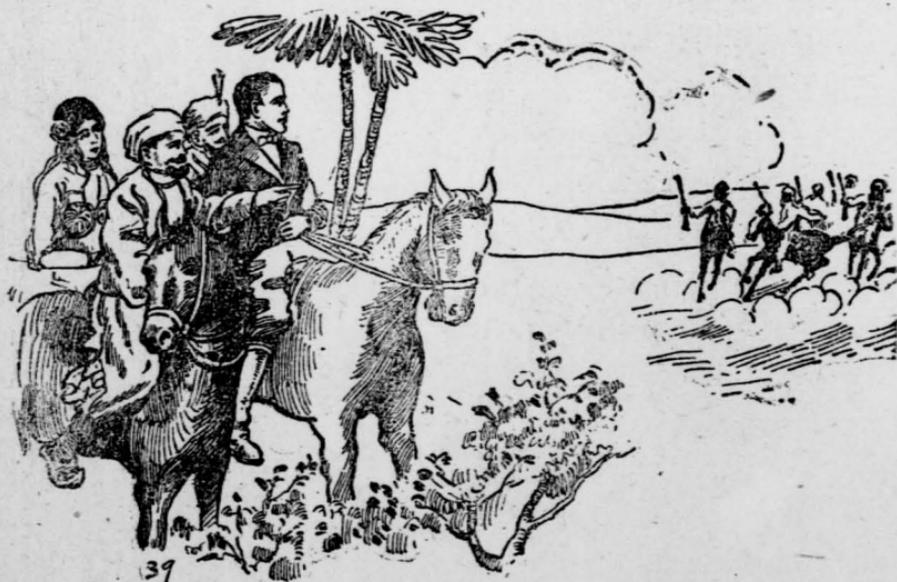
太山頭才着

枕，東方已露出魚肚白來，趕快裝束停當，會齊衆人上路，向南前進。放轡縱馬，走了幾里很好的大路。忽然前面橫着一片沙海，馬蹄踏下去，陷

間不怕有人埋伏，預算在日落以前，便可到菩薩壇安歇了。

走得不遠，忽然刮起風來，沙塵蔽天，乾燥異常，太山的嘴唇，乾得起了裂縫，覺得很不舒服。舉目四望，但見沙野無垠，黃丘起伏，在極南方上隱隱約約現出撒哈拉的阿脫拉山影，間或有幾處逢着荆棘草叢，也顯出半死不活的樣子，太山方知這一部分的斐洲，竟和他想象中的斐洲，差得很遠。

阿李都不忘晚來埋伏的話，所以瞻前顧後到處留心，每



太山和舍屯會長同赴菩薩壇

到一個小丘頂上，他一定要勒住了韁，立定了細細瞭望一番。到末了，果然看見有六個人騎着馬，在後面追來。舍屯向太山道，這一定是昨天晚上那幾個寶貝。太山道，恐怕是的，但是我很不願意你們爲了我一個人的緣故受着帶累。我到前面一個村落，要耽擱了，和他們辦交涉。你們祇管安心前去，不必停留，好在我不定要今晚趕到菩薩壇。舍屯道，你停，我們也停，斷沒有剩了你獨行蹣跚的道理，現在我們

明知後面有許多人追來加害於你，豈肯丟下你單身抵禦，這話不必再提。太山點頭不語。因為他知道舍屯也是身經百戰的老將，不是無胆的小人，會想臨難苟免，依言先走的，所以再不用多言。太山生性本是沈默寡言，亞刺伯人最不喜的是伶牙俐齒多說多話的人，大概舍屯也因此格外敬愛太山。

後面跟追的六個人，也不上前，也不落後，總是遠遠的跟着，看見他們歇下來，也就歇下來。阿字都刻刻留心他們的行動。舍屯道，他們是預備到天晚下手的。到得紅日西沈，太山等

一行人還沒有趕到菩薩壇。後面的人便一步緊一步的追上來。阿字都最先注意到這個情形，便低聲告訴了太山，恐怕給胡賴妮知道了，要起驚恐的。太



山道，阿字都，你同其餘的人祇管向前先走。讓我落後，看他們是怎樣的下手。他們要殺的是我一個人。與你們不相干的。我自自有道理對付他們。阿字都毅然決然的道，無論怎樣，讓我阿字都靠近了你，看看熱鬧。太山道，你既願意怎樣，我也不便相強。現在這個地方，形勢不惡，小丘上面有一堆石塊，可以隱身，我們且下馬藏在石堆後邊，等候他們上來。說完下馬，牽住韁繩，解下了來福鎗，拔鬆了

手槍，令阿字都把馬牽到石堆後面拴住，藏躲起來。那時其餘的人都已走遠。夜色沈沈，涼風撲面。前面菩薩壇城市的燈光，已隱約可見。阿字都依言牽了馬，到小丘下拴在一叢矮樹上，伏下身子，輕輕的爬到太山背後候着。太山立在路中，預備迎敵。不多一會，馬蹄得得的聲音，

去 打 鎗 一 山 太

漸逼漸近。旋即見白衣人影在星光中依稀辨認得出。太山急喊道，來者快下馬來，否則我們開鎗了。那些白衣人聞聲勒住了馬，也不聲響。後來好像有人低聲發了一個命令，那些人都四面散開去了。登時寂靜得陰氣襲人，好像被太山這一喊都逃走了似的。阿字也都爬了起來。太山提起神來細聽，就有馬蹄在沙上緩行的聲音，從東南西北四方上齊來，可知是動手包圍了。不久就見對面飛來一彈，從頭上越過。太山舉鎗對着那閃光的地方回放，一刻兒四面鎗聲齊起。阿字都和太山只是對着起光點發彈，因為除了這個，沒有別的目標了。敵人見抵禦力不強，更是一步一步的逼進來。



那 人 應 聲 翻 下 馬 來

但是有一個強徒來得太近了，太山的眼光是在荒林中練慣了的，所以看得很是真切，一鎗打去，那人應聲翻下馬來。太山微笑道，阿字都，我們全虧靠着黑暗，好以寡敵衆，不致十分吃虧。那時其餘的五個強徒，還奮力衝上前來。太山和阿字都縱身隱到石堆背後，使敵人捉摸不定。看着有人相近，又是一鎗，一樣的翻身落馬。六人中現在

已去了二人，勢力孤弱了不少。

忽然鎗聲停止，四周寂然，毫無動靜，太山也不知那些亞刺伯人，還是見勢不妙，改計遠颯呢，還是埋伏在前面路上，候他們過去，再施攻擊，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一時不容易猜着，祇好暫時保守原來的地位。等了一回，正要牽着

馬上路，只見對面四鎗齊發，併力衝將過來。太山和阿字都放了馬韁，預備舉鎗和他們拚一個死活，驀地十幾聲鎗，連珠般在敵人背後發出。太山倒有些害怕起來，幸而阿字都聽了吶喊的聲音，知道是舍屯的人馬尋回來救他們的。那四個強徒怕受前後夾攻，不敢戀戰，只得虛放幾鎗，衝過太山身旁，一溜煙向蘆舍路上去了。

舍屯收集人馬，接了太山和阿字都，看見他們的人馬都不會受傷，心中很是欣喜。再在四面一搜，找到中鎗的兩個強徒，都已躺在地上，氣息全無了。

那老酋長埋怨太山道，你打算和這班強徒較量，爲甚不事前告訴我。若是我們七人合力廝殺，還怕不把他們一網打盡麼。太山答道，照這樣說來，我也用不着埋伏了。時候他們竟是向菩薩壇前進，到他們動手時迎敵，怕不大家都有一場惡戰麼。不過我不願意把我個人的事情，連累諸位，所以我和阿字都落了。後，預備問他們一個明白。況且你的女兒在旁，更是不便，萬一有失，我心裏怎樣過

得去呢。舍屯聽了，聳了聳肩，總有些怪怨太山不應使他失了這一場廝殺的機會。

太山一行人走近菩薩壇的時候，遇着一隊駐紮在那裏的兵，聽見了城外的鎗聲，出來巡視的，一個軍官便來問訊。舍屯答道，路上遇了六七個強徒，意圖劫掠。已被我們打退，有兩個已中鎗死在路旁。我們一行人幸都不會受傷。軍官聽了，毫不疑心。把他們的名字一一記了下來，仍帶了兵去取回那兩個強徒的屍體，預備招人辨認。

過了兩天，舍屯帶了女兒從人等起程南下回家。臨行時，父女二人都勸太山同去一游。但是太山身上有事，一時不便離開，嘴裏又不好說出來，只得託詞有約在先，不好失信。將來一有機會，決然到南方去探望他們，并且他很有意要見識見識他們的黑獅和勇敢的人民，後會有期，不必定須同行。

前兩天中，太山和舍屯父女二人，詳細接談，知道他們部落中的生活，很有趣。人民性質，都是天真爛漫，不尙奸

許，因為要和野獸抵抗，個個身強力大，很有胆氣。這種社會，很合太山的意，所以他頗想到那裏去消磨下半世的日子，比較在荒林中和野獸爲伍，要好得多。這兩日來已經從舍屯的女兒口中，拾了許多他們的土語，問了他們的風俗，預備將來久居地步了。

太山看着他們起程，不免有惜別的意思，便清早起來，騎了馬送他們一程。望了他們去遠，到影子都不見了，才撥轉馬頭，慢慢的回到菩薩壇。

太山住的是叫小沙漠旅館。臨街是一間酒室，兩間餐室，和廚房。兩間餐室都和酒室通連，一間是給駐兵的營官

包定的，立在酒室中間，望左右兩間餐室，可以一目瞭然。

太山送了舍屯一行人走後，回到旅館，走進酒室，時候還是很早，有許多客人正在餐室中進早餐。太山無意中向營官的餐室中一眼望去，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來裘納威也坐在裏面，那時一個穿白衣帳的亞刺伯人，走近了他，曲着身子，湊近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便從旁門走出去了。這也是很平常的事，怎樣會使太山注意呢。事有湊巧，那亞刺伯人的衣帳，行動時散開了，露出他的左手是用布絡在頸項上，明明是新受了傷的記號。所以太山起了疑心。欲知究竟，且待後章分解。（未完）



西笑

（穿得頂舊）

胡文煒

軍弁問道：「你們那一個是穿舊的制服的？」內中有個狡猾的，要想穿新衣服，趕忙將身上所穿的脫下，喊道：「算我穿得頂舊。」軍弁道：「算你舊嗎？那末七點鐘時候，你到那邊去舂煤罷。」

橡皮底鞋

春季適用！ 人人宜備！

大廉價

較前售價
不及半數

每雙售
八元一角
二元一角



此鞋輕便柔軟異常適足春季旅行散步拍球遊戲或家常穿着都很合宜本館特行廉價發售作為應時的供獻男女按量各種都備印有廉價目錄承索即寄貨存無多務望速購外埠郵費每雙二角售出之鞋恕不退換



美國克羅司橡皮鞋廠製
上海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理

編者與讀者

收到的「交換」有語意相似的，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

登載。所以祇將意思周備些的，擇一二發表，餘者要請原

諒。

前已發表的「交換」上，有幾篇大意說過：「投交換的

稿，務要有交換的性質，至於佩服那種文字，也得說出佩

服的理由，似不必一味誇贊；便近於偏愛了。反之，不合意

的，也得說出牠切實的錯處，似又何必一味詆責；甚將所

以指責的理由，毫末表露。那末，就未免不符交換的本旨

了。」

我們對於以上的意思，是很表贊同的；故在這裏重提

一提，俾投稿「交換」的諸君，得再注意些。

本期有「附刊」隨送，請注意。

通訊欄

尹堅白君來教謹悉，力所能逮者，當謀以符雅意。

馮鳴鶴君尊稿「橫濱被災情形」，已於六卷一期發表，酬

資不日奉上；今來劇稿，登否，尙在斟酌。

世界文壇雜訊



甄甫(譯音)是河南洛陽人，他在美國貝爾加(Balkh)

的地方旅行，帶有一本筆記，內中關於中國絲業之調查，

載得極為詳細，後來經麥溫先生 (Mr. Samuel Mer-

win) 拿去演成一種傳奇，就題名為「絲」(Silk)。他實

在是很不滿意這中國取絲捐的機關，所以各種秘密取

稅的情事，一一寫出，文筆淋漓之至。

佛露尼 (Veronei) 法蘭西人，住在開圖 (Cuido) 地方，他現在做了一篇「明日的的生活」"Life Begins Tomorrow" 著述的注意，是在勸善，凡是一切爭鬧和淫惡的事，他都解說得十分清楚，使讀者易於領悟，不敢干犯，其實也可算得一種善書。

悼蘭

交 換



勁風先生！鄙人最愛讀銀幕上的藝術。不是前面上已經邀求多登幾篇嗎。昨日綠衣使者送到了五卷十二期本刊三冊。心想先看兩篇最愛的文字。孰料銀幕上的藝術。此期就忽然的離別了。不知什麼時候再能會見。鄙人讀這期的本刊。心裏有許多的苦處。最恨的是勁風先生會賣關子。令人不敢領教啊。凡事愈競爭愈見進步。愈慎重愈臻完美。本刊的封面美麗。文字豐富。早已同聲道好。無待鄙人贊稱了。但是封寄欠法。封面每此的摺損。排印

多誤。文字有時候不通。盼望以後排印的時候。詳細校正。免的魚魯亥豕。層見迭出。封寄的時候。最好將封面捲在外層。方能夠完完全全。一點也不會摺損了。鄙見如此。想勁風先生暨數萬讀者。大約也一致贊同的。

陳峻德頓啓 自綏遠差次 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洋裝書上一有了墨迹或各種污迹。就很不美觀。諸君可有什麼善法能去除得了。請教道我一個。希望在本誌下一期交換欄內發表。感激得很。

李迪于一二·二五·一三

刊 誤



五卷十三期，「到吳淞去」，慢說是「誤」，「漫說」。
六卷一期，「不速客」，「他這時候」，「誤」，「這他」。
又……「起八謎存」，「誤」，「八起」。

曾患肚痛便閉等症及服用嬰孩

自己藥片始獲全愈

江蘇無錫北門外江陰巷賀桐生先生來函云三女佩蘭現年五歲性極穎慧爲大二兩女所不及故鄙人夫婦甚鍾愛之自斷乳後因食物不調胃中受滯常患肚

此係無錫穎慧之女



閉等症屢經鄙人延請當地兒科醫士診治多方均

未見效無法可施頗深焦慮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病竟霍然而愈洵爲嬰兒藥中之聖品謹修寸楮附送小女相片以鳴謝忱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醫生所創特製專治小兒疾病之靈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自己藥片一瓶可也郵力在內

凡旅客無分舟車臨行之時必備紅色清導丸一瓶於手提囊中爲要因旅客往往因改變水土或飲食起居改常致患大便失時或舟車暈眩多患大便塞結也紅色清導丸功能平肝潤腸專治大便祕結疝病頭痛肝火上升頭暈嘔吐能使口氣清潔皮膚



旅行必備

光澤且治痔症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患江蘇塘張亮生世醫來函云

紅色清導丸蕩邪滌穢合製精良以少擊衆性質純和頗著奇功誠環球第一良藥也用敢介紹以申信仰之忱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實施平民教育之經濟的工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社編纂的

平民千字課

全書四册
每册三分

- ▲平民千字課掛圖 一至四册各一輯 各九角
- ▲平民千字課掛課 一二册各一輯 各四元
- ▲平民千字課掛字 三四册各一輯 各九角
- ▲平民千字課習字帖 第一册 七分半
- ▲平民千字課幻燈片 一至四册各一組 各十元
- ▲平民教育促進會畢業證書 每組卅張 八角

本書根據一千多個常用字和平民目標編成使不識字的國民得於最短期間具有普通必不可少的常識和寫信看報以及繼續讀書的基本能力編校者如朱經農陶知行劉伯明任鴻雋鄭宗海王岫廬等都係當代教育專家原書初在南京一帶試用隨編隨即修改極有效果現已風行全國矣定價尤廉以期普及

平民千字課教師指南

由北京南京平民教育促進會發售

商務印書館發行

什麼叫做

三菩薩？

郭秉文博士說：「到南洋去演說，非常困難，有什麼三菩薩的名號。這三菩薩是什麼呢？就是演說壇上往往立着三個人：一個是演說的，一是繙福建話的，一是繙廣東話的。可見語言不通，真是困難！」

學習國語便可

打破言語不通的困難

請即日加入本社

國語科

能於最短期間，習得國語上的智識和技能。

◀ 簡章承索即寄 ▶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啟

訂閱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三年份——

各雜誌的利益

▲東方雜誌

贈送東方文庫優待券

東方文庫全部百冊定價十元在本年六月底前訂閱本誌全年者贈甲種優待券購買文庫五折收價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優待券六折收價(全年二十四冊四元 半年二元)

▲小說月報

贈送文學書籍廉價券

在六月底前訂閱本報全年者贈甲種廉價券購書六折收價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廉價券七折收價(全年十二冊二元 半年一元○五分)文學書籍特選六十種另印書目詳單承索即贈

▲英文雜誌

贈送冠詞之用法一冊

在六月底前訂閱本誌全年除贈送冠詞之用法一冊外年底出版之「十週紀念號」亦不加價(全年十二冊二元)

▲婦女雜誌

贈送九色印畫片一張

本誌今年亦為十週紀念第一號為紀念專刊篇幅加倍預定者概不加價並贈精美畫片(全年十二冊二元)

本館出版之雜誌此外尚有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學生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

兒童世界 每週出一冊每冊六分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半月出一冊每冊八分 全年二十四冊一元六角

小說世界 每週出一冊每冊一角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英語週刊 每週出一冊每冊五分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

等廿餘種本年月份內容均益見精采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投寄之稿，用文言。文辭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 三 數若千亦請書明。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 四 及請將原文詳細註明。原著名，出版日期，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六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
- 七 原稿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八 投寄之稿，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九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五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郵費表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普通號	特刊號
	本埠	外埠			
國內(寄費在內)	一角三分	二角七分	一卷十三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外埠	二角三分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二角	四元二角
郵費	一角	二角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郵費	一角	二角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二角	四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兜安氏止痛藥水

肌內痛用兜安氏
止痛藥水搽擦患處痛
即外出此藥為精力之人
或作苦工者必需佳品也



人之一身痛最難當不論痛在何處及緣何而起必至全體不舒坐臥不定迨至痛止而後寧由是以觀止痛藥之不可不為之備以待不時之需用也此藥水止痛如神外搽諸般疼痛內服少許能止腹痛胃脘痛而於刀傷火燙跌打損傷尤有奇效茲將其主治各痛略列於后

主治

火傷 打傷 肌肉痛
四肢酸痛 刀傷 燙傷
風濕痛 諸般疼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
瓶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痛止 腫消